

A Study Of Song People`s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Han-tang Period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books abou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oth in Han-tang period and Song Dynasty, including private works and official historical works. The number of private works in Han-tang period is large, but many of them were lost; private works in Song Dynasty are not only plentiful, but also conserved well. Official historical works accounted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reflecting people`s the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 area in different dynasties. Books in Han-tang period focused on the countries of land; books in Song described not only countries on land, but also island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countries on south and east of route from China to India. Texts in Han-tang period recorded mainly on custom; texts in Song dynasty recorded mainly on location, products and tributary things. The texts writing about differ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location and in different ways of description, and so on, tell us the different knowledge between Han-tang and Song people.

The different knowledge mainly reflected in: first, Song people` knowledge of Souteast Asia area had a expansion both about countries` position and richness of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number, style, reservation of Song books. Second, comparing to Han-tang texts, the record of Song texts is detailed and easy to demonstrate. Third, on base of expansion and accurateness, texts of Song had practical effect. There are many mythical and ambiguous words in texts of Han-tang. The detailed words in texts of Song dynasty are useful for voyage. Further more, the well reservation of books about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Song dynasty, indicates the higher practical value to people.

The root cause of the different knowledge is that overseas trade evolved in Song dynasty. The direct cause is diverse ways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shifting to southern of economy and traffic center in Song dynasty,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for overseas trade and access to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the view of status, ways of access to foreign knowledge include envoys, merchants, monks in both of Song dynasty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local official, emigrant, immigr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o on. Envoys and merchants are primary disseminators. For acquiring knowledge of foreign countries, Song dynasty official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inquiry foreign envoys and keeping records.

In short, Song people`s knowledge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volved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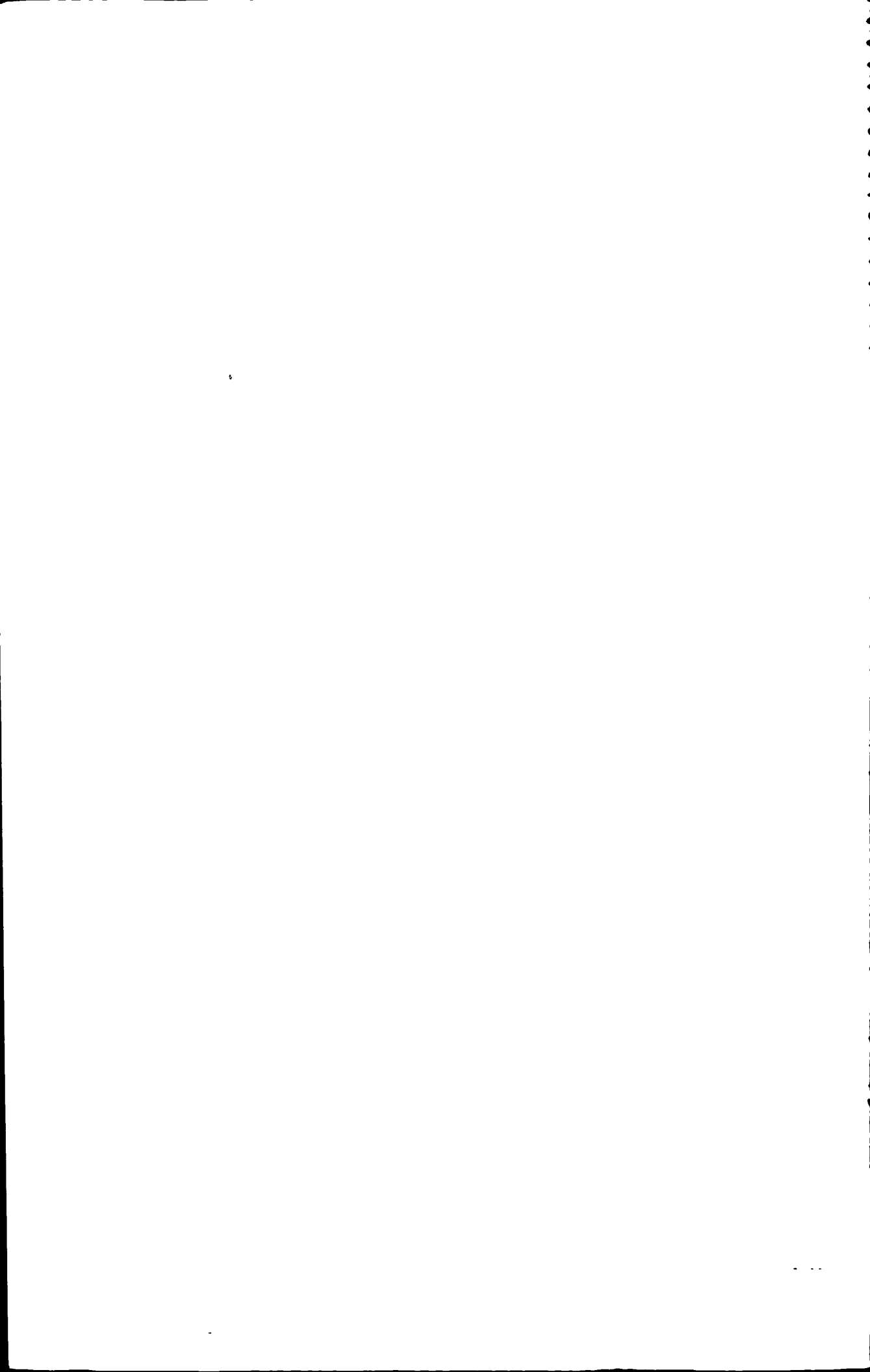
**Keyword:** Song dynast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fficials historical works abou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nowledge.

# 宋代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

## ——兼与汉唐时期比较

### 目录

绪论 .....	1
一、研究现状 .....	1
二、研究展望 .....	5
第一章 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 .....	6
第一节 汉唐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 .....	6
第二节 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地理分布的扩展 .....	7
第二章 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内容和记叙方式的变化 .....	10
第一节 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内容 .....	10
第二节 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方式的变化 .....	18
第三章 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变化的原因 .....	28
第一节 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 .....	28
第二节 宋人获取东南亚地区信息途径的多样性 .....	35
结论 .....	41
附录 .....	44
引用文献 .....	45
参考文献 .....	47
后记 .....	49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本文主要研究宋代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并考察宋人与前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变化。考察目标为: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的内容和记叙方式的变化、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变化的原因。这些考察目标并不都是新发掘的领域,中外关系史、海交史、东南亚史等领域已有相关研究,但还没有学者作系统研究。本文着力于《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以及宋人获取东南亚地区信息的变化等研究,离不开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人对正史东南亚诸国传、《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的研究,对古代中外交通史、对古人获取域外信息的研究,于本文写作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 (一)、对正史外国传及宋代有关文献的研究

1、清人丁谦著有《外国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1915年刻本),是其古史中地理志、外国传研究的一部分。该书既称考证,又似注释,对中国古文献记载东南亚国家的地名、地理、交通概况及与我国交流史作了较早较全面的研究。丁氏对东南亚古国有关名词解释和立论较多,为本文讨论汉唐至宋一些国名、地名的演变提供了参考,但未说明其依据。

2、前人对宋代有关文献的研究,为本文结合《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和宋人其他文献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一是对《诸蕃志》的研究。冯承钧先生的《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是近代以来较早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研究的著作之一。冯氏对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中的地名、物名、交通线、与我国往来等诸记载进行了疏证和补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书的记载缺陷和错误。其后研究《诸蕃志》者多得力于冯氏之作。韩振华先生的《诸蕃志注补》(新华彩印出版社,2000年版),成书亦早,既有翻译两位外国人的注释,又有个人的补注。补注中先指出其文本来源,后对可疑字句进行辨析,最后旁征博引来发掘和扩展有关字句的涵义。作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引用丰富的史料,仔细深入的考证,甚至详细考证出如占城等国来宋朝贡的次数和年月。该书无论译注还是补注都是更好了解宋代乃至古代的域外信息的有力工具。还有杨博文先生所著的《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杨氏更加细致深入的对《诸蕃志》中东南亚国家地理、风俗等状况做了研究,尤其详细列举各学者争论的内容并加以比较,但仍可看出有些内容还没有定论。以上诸位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结合《诸蕃志》与《宋史》东南亚诸

国传、宋前文献比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对《岭外代答》的研究。杨武泉先生所作的《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 1999年版), 与《诸蕃志校释》类似, 保持原书体例结构不变, 逐条校对、注释, 尤对各版本的文献里出现的有关词条进行了校对、互证, 使原书中东南亚国家的记载更丰富、明晰, 也为本文考察东南亚诸国在《岭外代答》与《宋史》中的差别提供了便利。刘俊玲的《〈岭外代答〉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9年), 全面系统考察了《岭外代答》成书过程及史料价值, 同时也梳理与宋时其他文献的关系。作者首先对周去非的仕宦人生经历和该书成书背景、版本等做了简要探讨, 既而对该书与《桂海虞衡志》、《诸蕃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最后与《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蕃夷卷对比, 展现《岭外代答》的史料价值, 该部分为本文比较宋人记载东南亚诸国的有关文献提供了直接参考。

另外, 岑仲勉先生的《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版), 是其有关历史地理方面六十余篇论文的合集, 考察论述了古代史籍中提到的东南亚诸国的诸多王号、地名、路线、交往交通等。其中《〈诸蕃志〉占城属国考》即结合《宋史·占城传》考察了占城的属国分布状况;《婆里三文行程之前段》一文结合古音韵学, 同时辨析丁谦、张星烺等学者的观点, 考证了《宋史·注辇传》中大使婆里三文所经过地名、路线。其对阁婆、室利佛逝等国也有深入细致的论证。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探讨宋人获得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准确性, 也具有参考意义。

3、对汉唐时期记载东南亚诸国文献的研究。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 1934年)是对法显《佛国记》(或《法显传》)一书的考释, 资料丰富, 考辨精审, 基本复原了法显的行程路线。该书考察了原著中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交通, 为本文观察汉唐时期人们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状况提供了帮助。章巽的《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是晋僧法显西行取经的行纪, 该书提到了东南亚地区诸多地区国名、海上交通状况等, 章先生运用大量文献做了严密的文字校勘和详尽的注解工作。王邦维校注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 1995年), 由唐人义净原著, 王先生对书中提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名、交通线等都进行了深入考察。汉唐时期的私人著述散佚严重, 学者对上述僧人行记文集的考释、校注, 对更好地认识汉唐时期人们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状况提供了便利。

## (二)、有关古代与东南亚诸国交通的研究

关于宋代与东南亚诸国交通状况的研究, 既有专门对古代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的研究, 又有涉及到古代与东南亚诸国交通状况的著作。前者中比较重要的有: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先生大作《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是其对中国古籍所载东南亚国家状况进行系列考证的论文结集。其考证的时间段集中于唐宋时期, 对东南亚古国、唐宋代史料中的地名、中西的人员往来和物种

交流、文献中宗教资料的研究有诸多成果。另一日本学者桑原隲藏有《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版）、《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等专著，以宋末提举市舶司蒲寿庚及大食商人为切入点，以中西交通为线，运用语言学考史，对唐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古国的港口、通商、交往等诸多方面做了考证和勾画。冯承钧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等著作对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史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南洋交通史》上编以时间顺序介绍了我国古代各朝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文书、文献节选，下编以东南亚国别为序独立介绍各主要国家与我国往来的历史。其对有关宋代与东南亚的交通交往、认识做了资料汇编和梳理，也提出了自己对一些地名的认识，指出了宋人对东南亚一些认识的错误，但对宋人如何得出的错误认识缺少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比较宋人及前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提供了帮助。

涉及到古代与东南亚诸国交通状况的著作：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是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尤详于明清之际。其中以唐宋为时代整体，分专题对东南亚国家地理及交通、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往来关系等进行了细密考究。作者富有世界眼光，把古代中国、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方放在一个关系网中研究，更好的把握了宋代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理、交通概况。陈佳荣先生的《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版），以时间顺序对古代中外交通交流史做了梳理。每一历史时期，作者首先列出该时期的交通史籍，然后以文献为基础对中国与亚、欧、非地区的交通、地理、往来进行考察。尤其对宋代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史、交流史的梳理较详。《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由“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集体著述，以泉州港为核心，介绍泉州港的地理、人文环境，考证了泉州港的历史、市舶司的设置、对外通商的管理、海外交通线等。该书对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地名、交通线进行了梳理，勾画了宋朝与东南亚国家往来的路线图，是以点带面反应整个宋代与海外交通、贸易关系的较好成果。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共四册六卷，为十七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国与欧、亚、非洲各国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编。虽带有资料汇编性质，但作者注入了很多研究，对古代中外交通史、关系史、文化史都做出了贡献，尤其对宋代文献及其记载的中外地名、交通线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诸多自己的见解。汶江的《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内容条目明晰，注重对古文献的引证，尤详细介绍和考证了宋代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商贸往来，是论述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著作。这些著述虽是部分地考察宋朝与东南亚诸国的交通，仍对本文讨论宋人出海、东南亚人来宋、中外交通与宋人获取东南亚

诸国信息的关系等具有参考价值。

另外,申海田、张明锋先生合作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考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与卢苇的《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2期)考察的时间范围和地域都比较广。前者重在宋元海外贸易与交通发达的表现进行了考察。作者从宋元时期的重要游记、交通史料入手,既按时期分地区地考察了海外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交通状况,又对《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等文献的作者和文本进行了简要解析。后者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三次高潮为线,对唐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贸易、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这两篇论文对宋时交通史料的研究,对本文考察宋人对东南亚诸国有较大帮助。

### (三)、涉及古人的东南亚地理知识及域外信息传播的研究

考察东南亚诸国历史地理的著述,比较重要的有:冯承钧先生的《占婆史》(马司帛洛著,中华书局,1956年版)、《苏门答腊古国考》(费琅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等译著,分别对古代占婆、苏门答腊岛上古国进行了考证,是我们更好认识占城、室利佛逝等国家的必要著作。黄盛章的《文单国—老挝历史地理新探》(《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同时对我国古文献和东南亚古国历史作了重要辨析。其运用音韵学的对音研究方法,将古文单国和今老挝国的万象市定位,对陆真腊的疆域做了考究,并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研究落实到地图上。王颀先生的《文单国新探及真腊疆域问题》(《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在黄盛章文章的基础上,对唐宋之际陆真腊、水真腊之别及其疆域做了探讨,更好的补充了《旧唐书》、《新唐书》等关于真腊国的记载。黎道纲先生的《泰境古国的演变与室利佛逝之兴起》(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论文集的形式,对泰国境内的古国演变、泰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泰境国家的历史状况以及地名、人名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作者借助音韵学、考古学等多种方法,尤其对汉唐时期的泰境国家作了大量论述,既有自己的发现,也有与他人的商榷之处,为我们更好认识唐宋文献中的泰境国家打开了一扇窗。上述著作详细考察宋前尤其是唐时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又对宋前诸文献的记载进行了辨析,为本文比较宋与前代对东南亚诸国的记载提供了帮助。

黄纯艳先生的《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深入研究大量宋人文献,集中探讨宋人获取境外信息的途径。此文认为宋人通过内外使节、间谍、商人、僧侣、边境居民、境外人员及归正人、归明人等搜集境外信息,途径多、搜集信息量大。作者还对宋人搜集境外信息的事例、原因及信息内容进行了一定分析。此文是仅见的集中探讨宋人获取境外信息的论著,为本文探讨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途径提供了借鉴。

艾素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8年第2期)是少见的研究域外地理知识发展变化的论文。作者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商业和宗教因素促使了时人对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 首先对当时文献记载地理知识的状况梳理, 反映当时地理知识有了很大发展。然后进一步探求地理知识进步的原因, 介绍了西行求法高僧事略, 最后通过西域地理分区、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认识等方面的记述具体展现当时地理知识的发展。该文有助于对古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途径的认识。

陈佳荣、陆峻岭等编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 1986年版)是一部条目丰富、内容明晰的工具书, 主要针对我国古文献记载的东南亚诸国地名进行了简单注释, 包括地名的文献出处、地理方位、与我国的交往等。该书对了解东南亚地区古地名及在我国史书的记载状况有很大帮助, 为本研究在诸文献中查找有关记载提供了帮助。

总之, 前人研究成果集中于古代中外交通路线及地名的考察, 探究古人的境外信息的论著, 尤其关于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及变化的研究不足。

## 二、研究展望

前人研究成果对本选题有重要借鉴、启发意义, 本论文将结合前人在中外关系史、交通史等领域的成果, 探查汉唐与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的数量、地理范围等, 然后对宋代文献关于东南亚诸国的内容和记述方式进行考察, 从而发现宋代关于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 最后分析宋代关于东南亚诸国认识变化的原因。具体分为三章: 第一章从汉唐及宋代文献所记东南亚地区国家范围、地理分布入手, 考察宋代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范围上的变化; 第二章考察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的内容和记叙方式, 进而在信息准确、实用层面上发现宋代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 第三章从宋代的海外贸易和宋人获取东南亚地区信息的途径入手, 结合汉唐王朝、东南亚诸国与信息传播的关系, 着力分析宋代对东南亚诸国认识变化的原因, 从而发现古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特点。

本文以研读文献为基础, 立足文本, 深入文本, 既有对汉唐至宋代文献的解读, 需要文献学有关方法来梳理文献; 更有对历史事项的认识和剖析, 离不开辩证法、逻辑推理等方法的应用。“倘若进行比较研究, 大量有意义的事实就可还原成一种系统, 这将有助于分析。”<sup>1</sup>本文考察宋朝与前代文献记载方式的不同、宋人与前人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 将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sup>1</sup>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方键、何忠礼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32页。



## 第一章 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

### 第一节 汉唐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很早就有文献记载。《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就记载了东南亚诸国的国名、民俗、交通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都甘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sup>1</sup>一般认为，都元国在今马来西亚西南海岸和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南海岸，谶离国在今缅甸西南海岸，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西南部，黄支国在今印度半岛东南部海岸建志补罗，已不程国在今斯里兰卡，皮宗国在今马来半岛或新加坡。<sup>2</sup>

其后，更有大量记载东南亚诸国的文献。一是史官记载的文献，主要是正史东南亚诸国传。《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有叶调国、越裳国、究不事国等。《晋书》卷九七《四夷南蛮列传》卷记有林邑、扶南。《宋书》卷九七《夷蛮列传》计有林邑、扶南、诃罗驼国、呵罗单国、阇婆婆达国。《南齐书》卷五八《南蛮东南夷列传》记有林邑、扶南。《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记有林邑、扶南、顿逊、盘盘、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等国。《陈书》无蛮夷列传，仅有通贡记载。《南史》卷七八《海南诸国传》记有林邑国、扶南国、阇婆婆达国、盘盘国、丹丹国、干陀利国、狼牙修国、婆利国等。《北史》卷九五记有林邑、赤土、真腊、婆利。《隋书》卷八二《南蛮列传》记载有林邑、赤土、真腊、婆利。《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记载有林邑、婆利、盘盘、真腊、陀洹、诃陵、堕和罗、堕婆登、骠国等。《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列传》载有环王（林邑）、婆利、盘盘、哥罗、拘婆蛮、扶南、真腊、陆真腊（文单）属国参半、道明、诃陵、堕和罗、投和、堕婆登、瞻博瞻婆、室利佛逝、单单、骠国等国。除专门为东南亚诸国列传以外，传记中也有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记载，如“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sup>3</sup>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记录。

二是私人文集笔记。专门记载东南亚诸国概况的书目多数已亡佚，只能从后人引用条目中窥探原书内容。如三国时吴人康泰、朱应的《扶南传》和《扶南异物志》、晋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南朝宋人竺枝的《扶南记》、《林邑国记》（无

<sup>1</sup>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中华书局（下引《汉书》版本同），1962年，第1671页。

<sup>2</sup>参考陈佳荣、陆俊岭：《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

<sup>3</sup>陈寿：《三国志》卷五九《吕岱传》，中华书局（下引《三国志》版本同），1959年，第1385页。

名氏)、《交州以南外国传》(无名氏)、唐人达奚通的《海南诸蕃行记》、《日南传》、《真腊国事》(无名氏)等。<sup>1</sup>也有些书目,部分内容提及东南亚诸国概况。东晋法显的《佛国记》提到了耶婆提国。唐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都提到了室利差呾罗国、迦摩浪迦国、堕罗钵底国、伊赏那补罗国、摩诃瞻波国、阎摩那洲国等。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提到了瞻波、末罗瑜等,《南海寄归内法传》提到了占波、临邑、跋南国等。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张鷟的《朝野群载》都记有真腊国风俗。唐人杜佑在其《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中记录了黄支、哥罗、林邑、扶南、顿逊、毗騫、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盘盘、赤土、真腊、罗刹、投和、丹丹、边斗、杜薄、薄刺、哥罗舍分、多摩长、多蔑、诃陵、陀洹、乌笃、婆登、无论、(孛冬)焚、火山等国,但这些记载是杂录诸文献相关记载而成。文人著作中也有提及东南亚国名者,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唐人裴铏《传奇·孙恪》载:“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总之,汉晋时期有关东南亚诸国的私人著述较少,隋唐时期虽较多,但这些文献散佚较多。

从上述诸列传记载东南亚国家数目来看,《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国家数目最多,其次是《梁书》、《南史》,其他列传记载数目较少,《晋书》和《南齐书》仅有《林邑传》、《扶南传》。又可发现,各书普遍记录的是林邑国、扶南国,且《林邑传》位在《扶南传》前面。多次记录入传的国家还有赤土、真腊、盘盘、丹丹、婆利等。

从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来看,汉唐时期文献偏重于东南亚地区陆上国家的记载。从《汉书》来看,汉使了解的东南亚国家分布在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沿海地区。《晋书》与《南齐书》所载林邑、扶南二国在今越南南部、柬埔寨一带。

《宋书》、《梁书》、《南史》所记既有距海较远的国家,也有沿海国家,又有海岛国家。《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东南亚诸国地理分布也较广,但多数国家集中在中南半岛,如堕和罗、投和、堕婆登、瞻婆、单单、骠国等国约在今缅甸、泰国一带。总之,除婆利、闍婆、诃陵、室利佛逝外,东南亚入传诸国多位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上,这些国家仅从陆路即可达汉唐王朝。私人文集所记诸国中,也少见海上国家。

## 第二节 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地理分布的扩展

### 一、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分布

宋代记述东南亚诸国的文献,既有正史列传,也有私人著述;不仅记载国家

<sup>1</sup>参见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62年,第310-318页。

数目较多,而且记载内容周详。

《宋史》外国传五集中为占城、真腊、蒲甘、邈黎、三佛齐、阇婆、勃泥、丹眉流等东南亚诸国作传,既介绍了东南亚诸国概况,又反映了宋朝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情况。除了上述专门列传的诸国,《宋史·外国传五》还提到了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名及事件。《宋史·占城传》中提到了交趾、宾陀罗、麻逸、蒲端,并记载“海上又有蒲端国、三麻兰国、勿巡国、蒲婆众国,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并遣使来贡。”<sup>1</sup>《宋史·真腊传》提到了加罗希、波斯兰。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提到了昆仑国、古逻国、婆罗门国、底门国、占宾国、程良、罗越、罗斛、程若、洛华等。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以下简称《宋会要》)所记国分别为占城、蒲端、阇婆、真里富、佛泥,其中占城篇幅最长,占全部东南亚诸国记述的三分之二。历朝朝贡卷又载有三佛齐、丹眉流等国入贡情况。

《诸蕃志》作者赵汝适,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该书卷上志国,东南亚国家记有交趾、占城、宾瞳龙国、真腊国、登流眉国、蒲甘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凌牙斯国、佛罗安国、新拖国、阇婆国、苏吉丹国、勃泥、麻逸国等。

《岭外代答》为南宋周去非(1135-1189年)所著。全书分为二十门,东南亚诸国集中记在外国门中,分别记有安南国、海外黎蛮、占城、真腊、蒲甘、三佛齐、阇婆。

上述四种文献集中记载了东南亚诸国的状况。各文献所记东南亚国家数目参差不齐,《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和《诸蕃志》记载数目较多,《宋会要》或由于文本缺漏、收录不全,记载数目较少。从国名来看,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为诸文献共同记载,其他国名也已普遍见于宋代文献。值得注意的是,诸文献对同一国家的称谓并不一致,一方面归为译音问题,如《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的勃泥,即《宋会要》中的佛泥;《宋史》和《宋会要》中的丹眉流,即《诸蕃志》中的登流眉;《宋史》外国传中的摩逸国,在《诸蕃志》中称为麻逸。另一方面是诸文献的遍修者的失误,如真里富本是真腊属国,《宋会要》称真腊即真里富。

除上述记载内容丰富且篇幅较长的《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宋会要》、《诸蕃志》、《岭外代答》外,对东南亚诸国记述较多的文献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桂海虞衡志》、《文昌杂录》、《云麓漫钞》、《萍洲可谈》、《东坡志林》、《程史》、《梦梁录》、《事林广记》等。更有大量宋人著述中关于东南亚诸国的零星记载,如胡宿的《赐占城国王俱舍利波微收罗婆麻提杨卜敕书》、苏辙的《占城国进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顺郎告词》、王安石的《赐占城蕃王杨卜尸律陀般摩提婆敕书》、陆游的《占城棕竹拄杖》、陈宜中的《如占城经吴川极浦亭》等。

从地理分布来看(参见附录《宋时东南亚诸国分布图》),占城、真腊、蒲甘

<sup>1</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77年点校本,第14084页。

分别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南部、柬埔寨、缅甸地区，都位于中南半岛上；丹眉流位于马来半岛上，三佛齐、邇黎、阁婆、勃泥、蒲端等国位于海上，各国均由海路可达。其中，邇黎国仅见于《宋史》东南亚诸国传，缺乏其地理方位的记载，除摩逸、勃泥位在赤道以南外，其他诸国均沿中西海上交通沿线分布。

## 二、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地理的扩展

《宋史》与汉唐时期东南亚诸国传共同记载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或改朝换代，或更换名称，在各史书中的名称不一，易被误认为不同国家。林邑国在《晋书》、《宋书》、《梁书》、《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中都有专传，但在《新唐书》中被称为环王，《宋史》称为占城。真腊曾是扶南属国，在《隋书》、《新唐书》、《宋史》中都有记载。《宋史》中有《三佛齐传》，该国在《新唐书》中称为室利佛逝。《宋史》中的勃泥，一般认为是婆利的转音，婆利国在《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中都有专传。《宋史》中的阁婆，即《宋书》中的阁婆婆国、《南史》中的阁婆达、《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诃陵。

与宋前史书比较，《宋史》东南亚诸国传新增加了邇黎、南毗、蒲端、摩逸等国。《宋史·勃泥传》称“其国邻于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涂其体，兵刃所伤皆不死。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sup>1</sup>《诸蕃志》、《岭外代答》中也记有许多前所不见的国家。宋代以前文献中也不见丹眉流或登流眉之名，“《岭外代答》卷二似为其名首见之始。至其方位，仅见于《宋史》卷四八九《丹流眉传》。”又有蒲甘之名，“首见于《岭外代答》。”<sup>2</sup>摩逸、蒲端即菲律宾群岛国家，“有确实文献可稽，中国始与菲律宾群岛的古国或地区正式来往，以及开展相互贸易和文化交流，应推宋代。”<sup>3</sup>总之，新增国家说明宋人对东南亚诸国有新的认识，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在地理上的扩展。

前述汉唐时期外国传所记东南亚诸国多在马来半岛、中南半岛，少有海上国家，陆路可达中国。而宋代文献中记有三佛齐、勃泥、邇黎、蒲端等众多海上国家，“海上又有蒲端国、三麻兰国、勿巡国、蒲婆众国，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并遣使来贡。”<sup>4</sup>这些国家不仅陆路难以到达宋朝，而且与宋朝的距离也较半岛国家远，尤其海上国家勃泥、摩逸，远在赤道以南。可见，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陆路可达国家，在地理范围上超越了前人。

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文献所记东南亚诸国主要分布在由广州至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以北、以西方位，宋代文献尤其记载了该交通线以东、以南的国家。总之，宋代文献所记东南亚地区在地理范围上有了很大扩展。

<sup>1</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勃泥传》，第14094页。

<sup>2</sup>韩振华：《诸蕃志注补》，新华彩印出版社（下引此书版本同），2000年，第41、43页。

<sup>3</sup>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第284页。

<sup>4</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第14084页。

## 第二章 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内容和记叙方式的变化

前述《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宋代文献都记载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列入《宋史》东南亚诸国传的却只是少数。除了记载数目，这些文献的内容与记述方式也不尽相同，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丰富认识。汉唐时期与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内容和记述方式也有较大不同，这反映了宋代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

### 第一节 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内容

#### 一、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主要内容

前述宋代关于东南亚诸国信息的记载，文献数量和所记国家数目都很多、记述内容也很丰富。限于篇幅，兹选取《宋史》、《宋会要》、《诸蕃志》、《岭外代答》中部分内容比对如下：

##### 1、有关占城地理方位的记载。

《宋史·占城传》：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欢州界；其国无城郭……亦有县镇之名。

《宋会要》：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凡海南去三佛齐五日程，陆行至宾陀罗国一月程，其国隶占城焉；东去麻逸国二日程，蒲端国七日程；北至广州半月程；东北至两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两日程，陆行半月程。国无城郭，有百余村，村落户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县镇之名。

《诸蕃志》：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国都号新州，有县镇之名。

《岭外代答》：汉林邑也，北抵交趾，南抵真腊。地产名香、犀、象；王所居曰占城。

##### 2、有关占城风俗的记载。

《宋史·占城传》：国人多乘象或软布兜，或于交州市马，颇食山羊、水兕之肉；地不产茶，亦不知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兼食槟榔。

《宋会要》：国人多乘象或软布兜，或于交州市马。颇食山羊、水兕之肉。果食有莲、甘蔗、蕉子、椰子。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帛定博易之直。

《诸蕃志》：王出入乘象，或乘软布；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买人为奴婢，每一男子鬻金三两，准香货酬之。

《岭外代答》：国无市肆，地广人少，多买奴婢，舶舟以人为货；无羊豕蔬茹，人

采香为生。

### 3、有关占城入贡的记载。

《宋史·占城传》：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周显德中，其王释利因德漫遣其臣莆河散贡方物，有云龙形通犀带、菩萨石。又有蔷薇水洒衣经岁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炽，皆贮以琉璃瓶。建隆二年……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

《宋会要》：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周显德中，其王释利因德漫尝遣使来贡。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其王释利因塔蛮遣使菩河萨布君等以方物、犀角、象牙来贡。建隆二年……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

《诸蕃志》：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始遣使入贡。皇朝建隆、乾德间，各贡方物。太平兴国六年，交趾黎桓上言。

《岭外代答》：建隆二年曾贡方物，三年八月又来贡。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緡，其慕化抑可嘉也。

### 4、对占城贡表的记载。

《宋史·占城传》：至道元年正月，其王遣使来贡，奉表言：前进奉使李良甫回，伏蒙圣慈赐臣细马二匹、旗五面、银装剑五口、银缠枪五条、弓弩各五张及箭等，戴恩感惧，稽首，稽首！臣生长外国，夙远天都。窃承皇帝圣明，威德广大，臣不惮介居海裔，遣使入朝……本国旧有进奉夷人罗常占见驻广州，乞诏本州尽数点集，具籍以付常占，令造船船，乘便风部领归国，冀得安其生聚，以实旧疆。至于万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

《宋会要》：杨波占表云：李良甫回，伏蒙圣慈赐臣细马二匹、旗五面、银装剑五口、银缠枪五条、弓弩各五张及箭等，戴恩感惧，稽首稽首！臣生长外国，夙远天都，窃承皇帝圣明，威德广大，臣不惮介居海裔，遣使入朝……本国旧有进奉夷人罗常占见在广州，乞诏广州尽数点集，具籍以付常占，令造船船，乘便风部领归国，冀得安其生聚，以实旧疆。至于万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

《诸蕃志》：无贡表。

《岭外代答》：无贡表。

### 5、有关真腊地理位置的记载。

《宋史·占城传》：在占城之南，东际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罗希。其属邑有真里富，在西南隅，东南接波斯兰，西南与登流眉为邻。

《宋会要》：真里富（真腊属国）其国在西南隅，东南接波斯兰，西南与登流眉为邻。

《诸蕃志》：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其国南接三佛齐属国之加罗希。

《岭外代答》：远于占城，而近于诸蕃，其旁有登流眉国……北抵占城。

### 6、有关真腊入贡的记载。

《宋史·真腊传》：宣和二年，又遣郎将摩腊、摩秃防来，朝廷官封其王与占城等。庆元六年，其国立二十年矣，遣使奉表贡方物及驯象二。诏优其报赐，以海道远涉，后毋再入贡。

《宋会要》：庆元六年八月十四日，庆元府言：真里富国主摩罗巴甘勿丁恩斯裹房麾螯立二十年，遣使其上殿官时罗跋智毛簷勿盧等齐表，贡瑞象二及方物。

《诸蕃志》：国朝宣和二年，遣使入贡。（无庆元入贡事。）

《岭外代答》：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人贡。（无庆元入贡事。）

#### 7、有关三佛齐地理位置的记载。

《宋史·三佛齐传》：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阁婆之间，所管十五州。

《宋会要》：无类似记载。

《诸蕃志》：三佛齐，间于真腊、阁婆之间，管州十有五。

《岭外代答》：东自阁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 8、有关蒲端入贡的记载。

《宋史·蒲端传》：咸平、景德中，蒲端国主其陵数遣使来贡方物及献红鹦鹉。其后，国主悉离琶大遐至亦以金版镌表来上，其使已絮汉上言：伏见诏旨给赐占城使鞍勒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请赐杂彩小旗五，从之。

《宋会要》：蒲端在海上，与占城相接，未尝与中国通。蒲端国使已絮汉上言：伏见诏赐占城使鞍勒马二、大神旗二，望如恩例沾贲。有司言：蒲端在占城之下，若例赐之，恐无旌别。望改赐杂彩小旗五。从之。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国主悉离琶大遐至又遣使李于燮以金板镌表，奉丁香、白龙脑、玳瑁、红鹦鹉来贡。

《诸蕃志》：无此记载。

《岭外代答》：无此记载。

#### 9、有关阁婆地理方位的记载。

《宋史·阁婆传》：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

《宋会要》：无此记载。

《诸蕃志》：东至海，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泛海半月，至昆仑国，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国，西至海四十五日程，北至海四日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

《岭外代答》：阁婆国，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

## 10、有关丹眉流土产的记载。

《宋史·丹眉流传》：地出犀、象、钻石、紫草、苏木诸药。

《宋会要》：无类似记载。

《诸蕃志》：（单马令，即丹眉流）土产黄蜡、降真香、速香、乌楠木、脑子、象牙、犀角。

《岭外代答》：最产名香，登流眉所产为绝奇，诸蕃国香所不及也。

## 11、有关勃泥入贡的记载。

《宋史·勃泥传》：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亚里、判官哥心等赍表贡大片龙脑一家底……象牙六株。……其表以数重小囊绒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元丰五年二月，其王锡理麻喏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

《宋会要》：神宗元丰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佛泥国遣使来朝。佛泥不与中国通者九百余年，至是方入贡。

《诸蕃志》：太平兴国二年，遣使蒲亚利等贡脑子、瑇瑁、象牙、檀香。其表绒封数重，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博寸余，卷之仅可盈握。

《岭外代答》：无类似记载。

由上可见，《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与宋人其他文献普遍记载了东南亚诸国的地理四至、方位航程、风俗土产、与宋通使等。具体来看，《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之间、诸国传与其他宋人文献在记叙重点、篇幅、体例上又不尽相同。《宋史》东南亚诸国传虽普遍记载各国的地理方位、风俗物产、官制刑法、与宋通使等，但对邈黎、蒲甘、蒲端等国没有地理、物产等记载，仅记有通使状况；而且比较地理、风俗、通使等各条目，各国与宋朝的通使朝贡状况记载最详，可见《宋史》着力记载的是诸国与宋通使状况。诸国传中《占城传》篇幅最长，对其朝贡的记载较详细，邈黎、蒲甘等国的记载篇幅最短。《宋会要》记载国家数量少，各国内容详简参差不齐，与《宋史》东南亚传一样也录有贡表。《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对诸国的地理方位、航路、风俗、物产及来华贸易记载较详，对政治官制、来华朝贡的记载较少，而各国的记叙篇幅差别不大。诸文献记述上的这种差异，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言：“《宋史》详事迹而略于风土、物产，此（《诸蕃志》）则详风土物产而略于事迹。盖一则史传，一则杂志，体各有宜，不以偏举为病也。”<sup>1</sup>

另外，通过比较诸文献所记占城、真腊国的内容可以看出，《宋史》东南亚诸国传有关语句多与《宋会要》、《诸蕃志》相似，甚至有些相同，与《岭外代答》语句迥异。《宋史》和《诸蕃志》对三佛齐的记载有相似处，与《岭外代答》语言

<sup>1</sup>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一《史部·正史类·地理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12页。



不同,而《宋会要》不见三佛齐的记载。对于蒲甘,三书都没有记载其方位航程,却都记载其朝贡,《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与《诸蕃志》记载内容既有雷同又有互补。可见,宋代记载东南亚诸国的文献,不仅内容庞多,而且诸文献之间还存在着传抄、继承关系。

总之,通过以上诸文献间记述内容、体例和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宋人关于东南亚诸国信息的记载较普遍;另一方面,《宋史》东南亚诸国传集中反映了宋代文献对东南亚诸国的记载状况和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是探察宋人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重要窗口。

## 二、《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内容剖析

### (一)、《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信息丰富层面上的考察

涉及东南亚国家的记载以《宋史》外国传五为主,而属于东南亚地区的交趾国同大理被列在外国传四中。《宋史》外国传五中又不当地收录注犍国、南毗国等,因为它们处于印度半岛,在宋朝的偏西方向,更不属于现代地理观念上的东南亚地区。同是印度半岛的天竺国,与宋朝正西方的大食、龟兹等国一起被收录在《宋史·外国传六》中。从东南亚诸国传来看,《宋史》记载国家次序为占城、真腊、蒲甘、三佛齐、阇婆,最后是勃泥、丹眉流。勃泥位置最南、离宋朝最远,丹眉流和三佛齐接壤,都位于东南亚地区中部。因此,不论从各卷所列国家,还是同一卷中各国的记述顺序来看,《宋史》并没有严格按照方位顺序来为各国列传。

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列入外国传,但已经被宋人所认识。泰国在宋朝称为古暹,“自十二世纪中叶起,泰中两国之间已有贸易往来,当时的主要港口是浙江宁波”。<sup>1</sup>宋代私人对其有所认识是无疑的。盖因其是小国,没有发现其朝贡的记载,并不被列入东南亚诸国传。有的国家距离远,与宋交往并不密切,但作为宋人新了解的异域,而且它又是个大国,也被记录下来。如“其国最远,番舶罕到”的南毗国,南毗虽处在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的交界处,与东南亚诸国同列一传,盖宋人以其是东南亚地区最远的国家。《宋史·邈黎传》记载邈黎国内容简单,缺乏其地理、物产等的记述,又不见于宋人其他文献,或因为宋人对其认识不足。阇婆邻国婆罗门,《宋史·阇婆传》提及其曾遣使来贡,国名及朝贡事并不见于《诸蕃志》、《岭外代答》等书,或为《岭外代答·沉水香》中的婆罗。盖其虽来朝,但处在大国阇婆的势力之下,即使为宋人所熟知,也并不为史官重视。

有些东南亚国家或改朝换代,或为官方认知而民间普遍不知,或与宋有民间往来而不为官方熟知。占城在秦汉时为我国象林县,称林邑,唐时称环王并朝贡于唐;勃泥唐时为婆利国,已见于史书记载。不仅如此,北宋开国初期,“江南国主李煜上言:占城国使入贡,道出臣国,遗臣犀角一株、象牙二株……占城孤班

<sup>1</sup>黎道纲:《泰境古国的演变与室利佛逝之兴起》,中华书局,2007年,第236页。

古纒二段、閩婆马礼偃鸾国古纒一段、閩婆沙剌古纒一段、閩婆绣古纒一段、大食绣古纒一段、大食纒锦古纒一段、占城绣水织布五疋、閩婆沙剌锦绣古纒一段。以其物来上。”<sup>1</sup>可见，占城之名及通中国事在宋朝开国时即已为宋人所知，《宋史·占城传》言“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颇有失误。因此，《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在摘抄群书时，并不是完全准确、全面反映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丰富认识。

《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记述内容和体例的丰富，表现了宋人对入传东南亚诸国的广泛认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各国或处于大陆，或在半岛，或是岛国，多处于航路的显要之地，是中西交通的沿线国家。“从泉州出航，经南海、三佛齐、故临至波斯湾，再由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西南行，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的弼琶囉（今东非索马里）、层拔（今东非桑给巴尔海岸一带）等地。这条航线是宋代开辟的。”<sup>2</sup>尤其是三佛齐，“东自閩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sup>3</sup>蒲甘受大理国的阻隔，但却是中国由陆路通往印度的中转站，也是海上通往西方的所经之地。二、各国积极遣使来宋朝贡和贸易。各国朝贡次数和规模不尽相同，占城朝贡的记载较多，邈黎仅有元祐四年首次入贡这一记载，于众入传国中朝贡次数较少。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sup>4</sup>此国既远且小，但由于贸易关系，还是被附在《閩婆传》中。三、各国政治强盛、物产丰富。这些入传国既有独立的大国，也有附属小国，如丹眉流，但它们都是处于强盛时期，能影响一方政治局势。崇宁五年首次来贡的蒲甘国，“完成全国统一，国力日益强盛，成为中南半岛中的泱泱大国。”<sup>5</sup>而宋朝廷也了解到了这点，《宋史·蒲甘传》称“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国礼，凡制诏并书以白背金花绫纸，贮以间金镀管，用锦绢夹袱绒封以往。”诸国的物产“丰盛多宝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閩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sup>6</sup>苏门答腊的檀香、爪哇的豆蔻和胡椒、柬埔寨的沉香、文莱的龙脑、占城的笏香等很受宋人的喜爱。这些国势与物产显要的国家都被列入了东南亚诸国传。四、有交往的历史传统。据中国史书记载，占城曾是林邑、环王国，真腊曾是扶南国，三佛齐曾是室利佛逝国，蒲甘曾是顿逊和骠国，閩婆曾是诃陵国，勃泥国曾被称为婆利，丹眉流曾是单马令，它们都曾多次来华朝贡，这种源远流长的关系表明双方的交往不会终止的。五、参与宋朝的重大事件，如东禅泰山、西祀后土。参与这两次重大活动的交趾、三佛齐、占城、蒲端、大食、勿巡、蒲婆、三麻兰都被载入传。

## （二）、《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准确层面上的考察

<sup>1</sup>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蕃夷四之六三，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下引此书版本同）。

<sup>2</sup>《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sup>3</sup>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二《外国门上·三佛齐》，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99年，第86页。

<sup>4</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閩婆传》，第14093页。

<sup>5</sup>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sup>6</sup>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三《航海外夷》，第126页。

《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的准确性是史地学者们所重视的。如《诸蕃志》所记之单马令，“旧考在马来半岛，冯承钧教授断为即《宋史》所称之为丹眉流……又记凌牙斯、佛罗安国与蓬丰为邻，登牙依、吉兰丹等地，均在今马来半岛。所记渤泥国的方位，则说其地航行45日可至爪哇，航行40日可至三佛齐，30日可至占城，与今人所测的地望非常相符”。<sup>1</sup>可以看出《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的一些信息，有较高的准确程度，此不累述。但元修《宋史》作为研治宋史的重要文本，其并不是一字千金，谬误之处数不胜数。“前人对《宋史》批语最为要害的是其中错误繁多，戴裔煊称多如牛毛，李慈铭在《〈宋史〉札记》中声称‘诸史莫劣于《宋》’”。<sup>2</sup>对于《宋史》记事的准确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它“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桀谬不能殫数”。<sup>3</sup>总之，发现《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的谬误也是认识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状况的必要途径。

《宋史》东南亚诸国传记占城、勃泥、丹眉流国的交通都是以日程记而不以里记，日程和里程鲜有同时运用的。日程中又有按日和按月用语之别，《占城传》中用日程和月程、《阇婆传》与《勃泥传》用日程、《丹眉流传》仅用程字。这些行程里程的记载，似乎说明宋人对这些国家的认识比没有行程记载的三佛齐、真腊等国更清楚、准确，但很多行程记载存在误差。《宋史·勃泥传》称勃泥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计顺风为则。此处提及顺风航行，而《宋史·阇婆传》称其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于勃泥国，又十五日于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此处没有提及顺风的条件，是否考虑航线及航速等条件亦不可知。《宋史·丹眉流传》称丹眉流“东至占腊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东北至罗斛二十五程，东南至阇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华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sup>4</sup>这里的程“究竟是地理的距离单位还是时间的距离单位，并不能确定”。<sup>5</sup>可见，《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距离、行程的记载不免有误。

《宋史·占城传》在东南亚诸国传中内容最多、篇幅最长，其中谬误之处也较鲜明。如称占城其国前代罕与中国通，占城是唐代环王国的新称，且频来中国，“罕”字可置疑。《宋史·占城传》记布禄爹地加言本国旧隶交州，后奔于佛游，北去旧所七百里。佛游疑应当是佛逝，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称佛逝是占城中部都城旧译名。又有《宋史·三佛齐传》谓其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阇婆之间，所管十五州。“考《诸蕃志》则仅谓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而无与占城邻之说。《宋史》之外国传皆本《诸蕃志》而不及其精审，此乃《宋史》之误

<sup>1</sup>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五南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sup>2</sup>舒仁辉：《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8页。

<sup>3</sup>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史部·正史类·宋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70页。

<sup>4</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丹眉流传》，第14099页。

<sup>5</sup>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也。”<sup>1</sup>这种谬误无独《宋史》，“盖昔之史官撰外国列传时，惟知抄袭旧说，陈陈相因，其舆地新书，行履新记，与旧史不合者，概目为‘邹衍稗海之说’”。<sup>2</sup>

另一谬误则与宋人所得信息的准确性无关，读者或不易解读而以为误。《宋史·阁婆传》记有阁婆至三佛齐的航程，“《宋史》改本条所云之十天为十五天。然而马端临（《文献通考》四夷考阁婆条）所云，与本条所言同，均作十天航程。”<sup>3</sup>又有一些问题，是非不定。如丁谦考证《宋史·注辇传》中婆里三文行程之前段，称占宾国即占碧国，均在苏门答腊中部。张星烺认为“其言似确，《宋史》此节所记之名，颠倒错乱，绝非由西而东、按程记载者也。”<sup>4</sup>但岑仲勉先生考证称“盖张沿用丁之误证，故有错乱之评，吾人如能虚心求之，便见大致无如何颠倒。”<sup>5</sup>对于航程航线，或由于航行工具的不同，或因古今度量转换的误差，不可断言孰是孰非。

宋代官方与私人的域外信息并不是对称的，《宋史》所记诸国王室使臣名号大概并不为私人所知，但官方的诸多记载也不足为凭。《宋史·占城传》称乾德四年，其王悉利因陀盘遣使团因陀玢李帝婆罗贡驯象、牯犀……王妻波良仆瑁、男占谋律秀琼等各贡香药。但据《宋会要·蕃夷》，占城王男应是“茶罗继占谋律秀琼”，而非占谋律秀琼。《宋史·占城传》又记开宝五年，其王波美税褐印茶遣使蒲诃散来贡。《宋会要》则记：“开宝五年三月，其王波美税遣使蒲诃散来贡方物。”<sup>6</sup>又考《长编》太祖开宝五年三月辛未，“占城国王波美税遣其臣蒲诃散来贡方物。”<sup>7</sup>《宋史》卷三《太祖纪》亦云：“开宝五年三月辛未，占城国王波美税遣使来献方物。”可见此占城国王是波美税，而不是波美税褐印茶。《宋史·占城传》又记乾道三年，“子邹亚娜嗣，掠大食国方物遣人来贡，以求封爵，为其国人所诉。诏却之，遂不议其封。”<sup>8</sup>而乾道四年正月七日，“制邹时芭阑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三月四日，诏礼部开具绍兴三十五年（只有三十二没三十五年，疑二十五）答占城诏书制度送尚书省。先是，占城番首邹亚娜遣使杨卜萨达麻等贡方物。据此，乾道四年正月七日，宋政府尚制邹时芭阑加食邑，则此时邹时芭阑未死，《宋史》实误。”<sup>9</sup>

宋人对东南亚地区一些大事的认识也存在谬误。一是关于占城与真腊之战。《宋史·占城传》称“（淳熙）四年（1177年），占城以舟师袭真腊，传其国都。庆

<sup>1</sup>李长傅：《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7页。

<sup>2</sup>费琅：《苏门答腊岛古国考》译序，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第3-4页。

<sup>3</sup>韩振华：《诸蕃志注补》，第92页。

<sup>4</sup>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51-452页。

<sup>5</sup>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第442页。

<sup>6</sup>徐松：《宋会要》蕃夷四之六三、四之六四。

<sup>7</sup>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三月辛未，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95年，第281页。

<sup>8</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第14086页。

<sup>9</sup>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62页。

元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sup>1</sup>《诸蕃志》记此事为“庆元己未(1199年),(真腊)大举入占城,俘其主,戮其臣仆,剿杀儿无噍类。占城碑铭则作1190年(绍熙元年),占城与真腊的长期战争至公元1220年(嘉定十三年)方告终,占城国并未灭亡,唯不复有昔日之盛况矣。”<sup>2</sup>再者,《诸蕃志·细兰国》称其属南毗国管下,又“岁进贡于三佛齐”,三佛齐条则称细兰为其属国,细兰同为南毗、三佛齐属国?此亦不免含混之处。或者是,“商人因通市而馈觐,即称来贡,来贡者即称属国,古代多夜郎自大,若此之例,想必不少”。<sup>3</sup>

《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之误是宋人获取境外信息之误的一个侧面。《诸蕃志》中有大秦、天竺、大食国条目,“以意揣之,此大秦应是昔之罗马,或其属地,天竺应是印度,或印度境内之一国,大食应是当时黑衣大食朝都城白达,其实不然……史传之大秦盖指罗马帝国境内之一地。贾胡所言者乃大食国都白达,则本书之大秦,谓为西利亚也可,谓为白达亦无不可,本书于天竺已有南毗胡茶辣麻啰华注犍诸国,不必别出天竺一条,乃又杂採史传文,自为一条,可谓画蛇添足。圣水故事属募底纳城,《岭外代答》缀其事于大秦条末,已误。而本书又移置天竺条中,则成张冠李戴矣。大食在本书中殆成回教诸国之通称,故本书大秦条亦为大凑之文,所言大食国都,盖合白达大马司密徐篱麻啰拔诸地言之,未能确指为何国也,是皆本书之失,然此失昔之言蕃国事者多有之,甚至史传亦有未免”。<sup>4</sup>不仅如此,《诸蕃志》蒲甘国条将蒲端遣使事误记为蒲甘,又有“《云麓漫钞》卷五谓真腊亦名真里富,则大误”。<sup>5</sup>可见,宋人还不能巨细、准确地了解东南亚地区每一国家的状况。

总之,宋人对《宋史》中入传东南亚诸国有了丰富认识,其部分认识并不与今人的地理观念一致,更有许多不足、谬误之处。

## 第二节 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方式的变化

### 一、汉唐时期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方式

由于体例和编写目的差异,汉唐时期诸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的方式和篇幅是参差不齐的。私人著作不仅散佚较多,而且所见记载也多简陋,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称“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州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河信洲,诃陵洲,呷呷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

<sup>1</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第14086页。

<sup>2</sup>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第274页。

<sup>3</sup>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第319-320页。

<sup>4</sup>韩振华:《诸蕃志注补》卷首《冯承钧序》,第5页。

<sup>5</sup>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第276页。

小洲，不能具录。”<sup>1</sup>此处仅有沿途地名而已。又如《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山谷中有室利差呬罗国，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国，次东有堕罗钵底国……凡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sup>2</sup>此处仅是记载各国国名及相对方位，至于风俗、国界等都疏于记载。相对而言，史书中东南亚诸国传的记载更完备。史书列传中，虽有少数东南亚国家的记载内容较少，加上或改朝换代，或被异国兼并，很难叙其历史地理概况，但多数国家记载较丰富，便于考察其概况。前者如《后汉书》中的叶调国，此名罕见于其他文献，后人只能推测其地理位置。后者如前述林邑、扶南、真腊等。

比较汉唐时期正史对东南亚诸国记述，可以发现一些特点：一是同一国家在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林邑国，与环王、占城同地异名，在今越南中南部。其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列传记载。扶南，又作跋南、夫南，在今柬埔寨、越南南部一带。汉人杨孚的《异物志》即已提到“扶南”（《太平御览》卷七九〇）。三国时康泰著述的《扶南传》，是现知最早以“扶南”为名的著作。《三国志》是我国正史中最早记载扶南国的文献，称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国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又载“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sup>3</sup>至晋代，《晋书·四夷传》开始设立《扶南国传》。《南齐书》也设立《扶南国传》，此后《梁书·扶南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该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理情况。真腊，位于今柬埔寨和泰国一代，《后汉书》便有其记载，即究不事国，曾是扶南属国，七世纪时灭亡扶南。《隋书》有《真腊传》，《旧唐书》称真腊或吉蔑，《新唐书》也有《真腊传》。

值得注意的是诸文献对某国的某一方面记载也较多，如诸史书对婆利国地理位置的记载：

《梁书·婆利传》：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

《北史·婆利传》：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

《南史·婆利传》：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

《隋书·婆利传》：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

《旧唐书·婆利传》：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数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数国乃至焉。

<sup>1</sup>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sup>2</sup>周国林：《大唐西域记注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540页。

<sup>3</sup>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卷五九《吕岱传》，第1145页、第1385页。

《新唐书·婆利传》：直环王东南，自交州泛海，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sup>1</sup>

上述记载婆利国地理位置的诸文献虽然分属不同时代，却普遍提到了其国界、方位、周边国家。可见，汉唐时期史书编修者对东南亚诸国地理概况的普遍重视，而且这个地理概况是包括国界四至、方位及周边国家在内的。

二是诸史书所记东南亚国家的体例较丰富，如《新唐书》对室利佛逝和单单国的记载：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龙脑。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国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兽类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零，肉味美，以饷膳。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

单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利利，名尸陵伽，日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乾封、总章时，献方物。<sup>2</sup>

上引两传文字不多，内容却涉及诸多方面。首先介绍室利佛逝和单单国的地理分布状况，其次介绍物产，然后介绍王号、官员，最后记叙来华朝贡事情。通览诸列传，可以发现东南亚诸国传的记叙方式大致相同，记载有入传国的地理位置、气候物产、风俗、王号、官制刑法、遣使来华等。

三是诸史书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记载文字较多，尤其是与我国关系的记载。除《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没有为东南亚诸国专门设传外，《梁书》、《南史》、《北史》、《隋书》、《两唐书》都专立一卷为东南亚诸国作传。其中，《林邑传》在诸列传中的篇幅最长，其次是扶南、真腊、赤土、婆利等。林邑国的记述内容最多，盖因其距汉唐王朝近，双方通使、战争等事情较多。以林邑常与汉唐王朝争战为例，晋朝时，“交州刺史温放之帅兵讨林邑参黎、耽濠，并降之。”南朝时，“遁之在州十余年，与林邑累相攻伐”。杜宝《大业拾遗录》也记：“四年夏四月，征林邑国。兵还，至获彼国，得杂香、真檀、象牙百余万斤，沉香二千余斤。”<sup>3</sup>

<sup>1</sup>姚思廉：《梁书》卷五四《婆利传》，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74年，第796页；李延寿：《北史》卷九五《婆利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64页；李延寿：《南史》卷七八《婆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0页；魏征：《隋书》卷八二《婆利传》，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73年，第1838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七《婆利传》，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75年，第5270-527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婆利传》，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75年，第6299页。

<sup>2</sup>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室利佛逝传》、《单单传》，第6305页、第6306页。

<sup>3</sup>房玄龄：《晋书》卷八《穆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页；沈约：《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中华书局（下引此书版本同），1974年，第2264页；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八二《沉香》，中华书局，1960年，第4349页。

诸文献虽然记载东南亚诸国较丰富，从前述诸史书对婆利国地理位置的记载来看，诸史书中的记载却有很多相似和相同之处。再以真腊（扶南）的地理及风俗记载为例来看：

《晋书·扶南传》：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余里，有城邑宫室。丧葬婚姻略同林邑。

《南史·扶南传》：其国广轮三千余里，土地洼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

《梁书·扶南传》：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

《隋书·真腊传》：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殊江国。

《旧唐书·贞腊传》：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在京师南二万七百里，北至爱州六十日行……风俗被服与林邑同。

《新唐书·扶南传》：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洼，与环王同俗，有城郭宫室。

《新唐书·真腊传》：一曰吉蔑，本扶南属国。去京师二万七百里。东距车渠，西属骠，南濒海，北与道明接，东北抵欢州。<sup>1</sup>

此处的“三千余里”、“七千里”等数字反复出现在诸史书中，而“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一语只字不差地出现在《南史》和《梁书》中，“本扶南之属国”也多次出现在不同史书中。汉唐时期东南亚诸国传相互援引抄袭的情况，由此可窥一斑。

尽管存在诸史书援引抄袭的情况，但也有些东南亚国家并没反复出现在诸史书中。《宋书》新增加了《诃罗驼国传》、《呵罗单国》、《阁婆婆达国传》。《梁书》中的顿逊、盘盘、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等国都是新出现的。《隋书》新出现了《真腊传》，《旧唐书》新出现了陀洹、诃陵、堕和罗、堕婆登、骠国等。《新唐书》新出现了哥罗、拘婆蜜、陆真腊（文单）属国参半、道明、瞻博、瞻婆、室利佛逝、单单等。也有些国家见于前代史书，而不见于后朝史书，如盘盘，见于《梁书》、《新唐书》，却不见于《隋书》。

诸传中之所以新出现一些国家，一方面或因东南亚旧有国家未曾来朝贡，或因新兴国家，为前朝人所不了解而不得记入史籍。《梁书》中新出现的大量国家，即如前者。“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sup>2</sup>又《隋书》增有

<sup>1</sup>房玄龄：《晋书》卷九七《扶南传》，第2547页；李延寿：《南史》卷九七《扶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1页；姚思廉：《梁书》卷五四《扶南传》，第787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七《贞腊传》，第527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真腊传》、《扶南传》，第6301页。

<sup>2</sup>姚思廉：《梁书》卷五四《海南传》，第783页。



罗刹国，盖其未来华朝贡，但“炀帝大业三年，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致罗刹国”，从而获得直接见闻，“（罗刹）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掩其面。”<sup>1</sup>后者如骠国，存在于七至九世纪，因此唐朝以前没有对骠国的记载，《旧唐书》、《新唐书》才有其记载。另一方面是史书编写者认识错误或译音不同而致。《汉书·地理志》中邑卢没，一般认为即《新唐书》中拘娄蜜。《新唐书》中的单单从国名上看，似是新出现的国家，而“南北朝史均作丹丹，即马来半岛中吉兰丹国”。《新唐书》中有堕和罗国，又有投和国，“投和即隋和罗，宋氏不解译音通转，故致复出”。婆利始见《梁书》，《唐书》作婆罗，“皆译音无定字故也”。<sup>2</sup>

有些国家见于前朝史书，而不见后朝史书。一方面是因该国灭亡而不见记载。扶南灭亡于七世纪上叶，故扶南的记叙多见于唐前史书，其后少见。另一方面是该国未来华朝贡，并不为史官记录。《陈书》中没有东南亚诸国传，大概缘于此。再者就是诸国事迹湮灭，无内容可记入外国传。隋唐时期，已有大量有关东南亚诸国的私人著述，而《隋书·南蛮传》所记东南亚国家数目较少，即因“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扶南传》的记载。扶南国存在于一世纪到七世纪，《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诸书中多处提到此国。可以发现，《梁书》有《扶南传》，隋朝时其国并没有灭亡，唐人却没有为之作传；唐初时该国灭亡，《旧唐书》中没有为之列传，《新唐书》却有《扶南传》。对其灭亡，《隋书·真腊传》称“其（真腊）王姓刹利氏，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新唐书·真腊传》称“其（真腊）王刹利伊金那，贞观初并扶南有其地”。<sup>4</sup>《旧唐书》不载此事似为不当，扶南灭亡在唐时，载于《隋书》似又不当。

## 二、宋代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方式的变化

《梁书》、《旧唐书》、《新唐书》和《宋史》所记东南亚国家数目较多，其他文献记载数目较少。除了记载国家数目不同，各史书记载国家的篇幅长短参差不齐。总起来看《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东南亚国家数目虽多，但仅少数国家的记载篇幅长，《宋史》不仅记载东南亚国家数目较多，而且各传内容普遍较长。

《旧唐书》仅林邑、贞腊、骠国篇幅较长，其余国家都是寥寥数语。《新唐书》中环王、真腊、诃陵、室利佛逝、骠国篇幅长，余则各国，如“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

<sup>1</sup>王溥：《唐会要》卷九九《婆利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7册；又见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八八《四夷部·罗刹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1册。

<sup>2</sup>丁谦：《新唐书南蛮列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浙江图书馆刻版，1915年，第8页下、第9页下；《宋书四夷传考证》，第10页下。

<sup>3</sup>魏征：《隋书》卷八二《南蛮传》，第1831页。

<sup>4</sup>魏征：《隋书》卷八二《真腊传》，第1836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真腊传》，第6301页。

闻。”<sup>1</sup>与《宋史·邈黎传》相似，仅寥寥数语。各史篇幅较长的国家中，又有共同特点，除《隋书》外（《赤土传》篇幅最长），《林邑传》（或环王、占城）在诸史书中的篇幅最长。《占城传》篇幅几乎占到《宋史》东南亚诸国传的一半。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南亚国家见于汉唐史书而不见于《宋史》。一方面是中外历史变迁所致。《后汉书》中的掸国位于今缅甸东部，宋代对今缅甸东部及老挝地区缺乏记载。有学者指出：“九世纪以后，水、陆真腊重新统一，老挝历史又成为真腊历史的一部分。而当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以及与大理相对峙的北宋、南宋时代，中国史书关于老挝的记载几乎阙如。”<sup>2</sup>另一方面，《宋史》则重于东南亚地区大国的记述，而汉唐时期史书并不如此，有来华朝贡或间接闻知的国家都会入传。如泰境古国狼牙修、堕罗钵底国（即堕和罗）见于《两唐书》，《诸蕃志》中写作凌牙斯，《宋史》却没有记载。盖此国为三佛齐属国，国势弱或未来宋朝贡，不为史官收录入传。

从外国传卷名上看，《宋史》与前代史书的编写有较大不同。比较《宋史》与前代史书，可以发现前代记载外国有以国名作传名，如《史记·大宛列传》；有以蛮夷统称诸国的，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称为外国传的，如《旧五代史·外国列传》。古代封建王朝的华夷论，以四方外国为蛮夷，外国观念与蛮夷观念是复合在一起的，直到宋朝史书，鲜有用外国名者。除《旧五代史》外，《吴时外国传》是较早以外国作卷名的。宋、辽、金、夏、蒙多国关系的局面，使宋人的外国观念有了更深远发展。《岭外代答》设立外国门，也可窥一斑。

前述汉唐时期诸史书相互援引、抄袭者居多，而《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多抄袭宋人文献。宋代虽与前代记载有相似处，却几乎见不到抄袭前代的文字。如《新唐书·环王传》记“有罪者使象践之”，“取槟榔沈为酒，椰叶为席”。<sup>3</sup>《宋史·占城传》有“若故杀、劫杀，令象踏之，或以鼻卷扑于地”，“地不产茶，亦不知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兼食槟榔”。盖一地风俗不易改变，前后记述则不免相似之处。如《宋史·真腊传》，仅“其县镇风俗同占城，地方七千余里”，<sup>4</sup>与前代记载相类似，但并不像汉唐文献中记述文字上的抄袭、引用。宋前诸书之所以传抄，不外乎时人的域外信息缺乏。

汉唐时期有关东南亚诸国的私人著述散佚严重，已不能窥见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是否为时人所普遍了解。前述宋代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文献众多，《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信息已普遍见于私人著述，甚至私人记载东南亚诸国状况更加丰富。可见宋人对东南亚诸国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也反映了这种认识的普遍性而非专属某些人。

<sup>1</sup>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罗越传》，第6306页。

<sup>2</sup>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23页。

<sup>3</sup>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环王传》，第6297页。

<sup>4</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真腊传》，第14079、14086页。

从记载数目、内容、篇幅、体例等来看,《宋史》与汉唐时期东南亚诸国传有着较大差别,反映了宋人与前人掌握的东南亚诸国信息的不同。总之,从东南亚诸国传来看,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较汉唐时期丰富。

### 三、汉唐与宋代东南亚诸国信息准确、实用层面的比较

前述汉唐时期与宋代文献所载东南亚诸国信息的方式,不仅与信息的丰富程度、记述方式有关,而且与信息的准确、实用程度相联系。

#### (一) 宋代与前代关于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准确层面上的考察

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存在一些谬误之处。相对于此,汉唐人的东南亚诸国信息不仅是简陋的、谬误的,甚至有很多记载难于考察是非。

一是汉唐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或限于上层官员,或限于下层出海人员,或限于风俗传说,或限于国名,信息面狭窄,信息量较少。《后汉书》曾记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遣使贡献”。<sup>1</sup>《法显传》传中提到耶婆提。叶调国、耶婆提,“与叶调、yavadvipa、Iabadiou同名异写,皆是一地。”<sup>2</sup>即是《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的阁婆国。前两书都没有记载该国地理方位、航程、与中国交往状况,也没用风俗物产的记载。而《南海寄归内法传》称“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州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坦坦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sup>3</sup>此处仅记地名而已,盖各地的地理、风俗、物产等并不为义净重视,从中可见时人掌握的东南亚诸国信息量之少。再者,前述汉唐时期诸文献的相互抄袭,也恰反映了汉唐时代古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之少的反映。

二是宋前文献中诸多地名、路线难以考察。此处提到了诸多地名,是为航行所至的地名,或由于译音问题,已难以全部考察其地望。而宋前的东南亚诸国传中也记有大量地名,如《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都甘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蓬风波,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sup>4</sup>

<sup>1</sup>范曄:《后汉书》卷六《顺帝本纪》,第258页。

<sup>2</sup>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7页。

<sup>3</sup>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sup>4</sup>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第1671页。

此文记载了东南亚诸多国家,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一、虽记述航程,却含糊不够准确,亦不记载航行方位。其二、国家名目虽多,却难于考证其地理概况、风土人情等。“除日南(今越南广治省)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等的地望考证基本一致外,其他尚众说纷纭。”<sup>1</sup>岑仲勉也说:“数国中经费瑯考定者,只有甘夫都盧国,谓即缅甸之 Pagan。至其航行之缓,或因驾驶未精,或因风逆弗利,或因沿途延搁,任一事皆有理由,史既略焉不详,后人亦无从指实。……《交州以南外国传》(《太平御览》卷七九〇)云:从林阳西去二千里奴后国,可二万余户,与永昌接界。奴后未详,但既与永昌接界,则应当今山部一带,所示里数,恐或失之过近,方向亦疑有误。”<sup>2</sup>

又如《新唐书》记“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群行。显庆中,与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腊四国并遣使者入朝。”<sup>3</sup>这些小国没有方位、四至及距离行程的记载,即使今天学者研究也无法得出定论,有学者以为瞻婆又称占波,位于中印度,以王名为国名;也有学者以为即是林邑国,位于今越南顺化一带。其余一并前来的四国更是无从考究。汉唐时期东南亚诸国传中的许多地名,罕有其他文献可相互印证,应是间接来自朝贡使的转告,而非华人到达实地得知。

三是宋前史书也有东南亚诸国的距离、行程的记载,很多内容或简略、或含混不清。大概由于信息得自传闻而非亲历,用了“余”字,或寥寥数语、语焉不详,或不记里程。《隋书·赤土传》记其“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旧唐书·林邑传》称“在交州南千余里”,<sup>4</sup>《旧唐书·婆利传》称其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而没有距离远近的记载。《宋书》一语道破内涵:“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二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sup>5</sup>《宋史》也有记述错误,但总体上言辞清晰,具有可考性。如《宋史·勃泥传》称其“在西南大海中,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且“皆计顺风为则”。《宋史·阇婆传》称其“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北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sup>6</sup>《宋史》东南亚诸国传记记载里程如此一目了然,如记中国地理区划。

宋以前对东南亚各国名的称谓,有采自国都名的,如《大唐西域记》卷一〇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所记室利差呾罗国,《新唐书》中的文单国,都是以都城名称呼全国;有采自国王名的,如《新唐书》中的环王;也有以一邦一部落之

<sup>1</sup>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第73-74页。

<sup>2</sup>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第128-129页。

<sup>3</sup>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瞻博传》,第6304页。

<sup>4</sup>欧阳修、宋祁:《隋书》卷八二《赤土传》,第1833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七《林邑传》,第5269页。

<sup>5</sup>沈约:《宋书》卷九七《夷蛮传》,第2377页。

<sup>6</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阇婆传》、《勃泥传》,第14094、14091页。

名来做国名的,如驃国。“我国史籍,昔称占婆为林邑。唐元和以后改称环王,五代时又改称占城,其名凡三变。但据占婆诸碑,其国始终自号占婆,未有林邑环王之号。林邑之号,或因区达初王象林,故省称为林邑;环王似为当时王号之省译。惟占城一名,始为占婆補羅音义之对称。”<sup>1</sup>宋人对东南亚国名的记载不仅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如占城、真腊、蒲甘、三佛齐等国名普遍见于其他记载,而且对国名的音译也较准确,《诸蕃志》“所列诸国,宾瞳龙史作宾同陇,登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罗拔史作阿蒲罗拔,麻逸史作摩逸,盖译语对音本无定字,龙陇三声之通,登丹蒲婆麻摩双声之转,呼有轻重,故文有异同,无由核其是非。”<sup>2</sup>真腊属国真里富,“按闽南方言,富读若 bu,故真里富与占里婆为同名异译”。<sup>3</sup>又如“《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条之吉兰丹,《岛夷志略》之吉兰丹,以及《明史》卷三二六之急兰丹等,亦俱为吉刺坦之音译无疑矣。”<sup>4</sup>可见,宋人对东南亚国名的认识较前人成熟和准确。

除了国名译称,宋人对诸外国地位、国势也有了一定认识。如《宋史·占城传》称宾陀罗“其国隶占城焉”。《宋史·蒲甘传》称其“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丹眉流是三佛齐最大的属国,来宋朝贡,《宋史》以大国看待。可见《宋史》东南亚诸国传有关属国的观念比较清晰,而宋前史书则比之不及。驃国位于今天的缅甸,《新唐书·驃国传》记其有属国瞻婆、阁婆。无论瞻婆位于中印度还是越南南部,都与驃国不接壤,而阁婆更是在驃国东南方较远的海上,这两国是驃国属国实在难以讲得通。

《宋史·占城传》有“自古不通中国”之误,宋前史书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唐书·诃陵传》称:诃陵国,南洲之最大者。诃陵即阁婆,为今东爪哇,“所谓爪哇为南洋第一大岛,乃当时世人之地理见解,直至 Marco Polo 氏与 Odoric 氏东来时,犹如此云云。”<sup>5</sup>可见唐人对爪哇的认识不足。《新唐书》中有《婆利传》,又在《驃国传》中提到阁婆国,婆利即阁婆,属一词多译,唐人不知。又《旧唐书》言驃国“古未尝通中国”,<sup>6</sup>此处显然有误,《梁书》已有顿逊国朝贡来华的记载,即是唐时的驃国。

另外,汉唐人罕见有对域外信息置疑者,宋人则对域外信息有了一定分析判断。《诸蕃志·脑子》载:“脑子,出渤泥国(一作佛尼),又出宾宰国;世谓三佛齐亦有之,非也。但其国据诸蕃来往之要津,遂截断诸国之物,聚于其国,以俟蕃舶贸易耳。”《诸蕃志·金颜香》:“金颜香,正出真腊,大食次之。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又有对安

<sup>1</sup> 马司帛洛:《占婆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6年,第2页。

<sup>2</sup>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一《史部·正史类·地理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12页。

<sup>3</sup>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第276页。

<sup>4</sup> 桑原隲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72页。

<sup>5</sup> 李长傅:《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

<sup>6</sup>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七《驃国传》,第5285页。

息香、梔子花的记载,“《通典》叙西戎有安息国,后周天和、隋大业中曾朝贡,恐以此得名,而转货于三佛齐”,“花赤希有,即佛书所谓檐卜是也。”<sup>1</sup>宋人此类分析判断的记载不胜枚举,可见宋人已经不是单纯的传播原始信息,而是理性“加工过”的信息。

## (二)、汉唐与宋代东南亚诸国信息实用层面上的比较

宋人所记东南亚诸国信息有较大的实用性,这是建立在信息准确的基础上的。宋前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等虽有东南亚诸国传,记载内容较多,却存在大量的神怪故事,地理航程的记载又含混简陋,其实用性之低不难判定。僧人文集如《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记》等记载了大量西域、印度、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南海寄归内法传》记东南亚国家“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州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河信洲,诃陵洲,呷呷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又记“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串者准知。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总是其式,广如南海录中具述。欢州正南步行可余半月,若乘船才五六朝,即到七景。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国,旧云扶南。”<sup>2</sup>此处虽然记载了大量东南亚国家,但各国的方位及航程、国情都是只言片语,难以实用。《宋史》东南亚诸国传记载各国方位四至及航程,记载航程并考虑到了顺风条件,于宋人出海航行有很大实用意义。

《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与前代诸书有记述重心上的不同,反映了汉唐与宋代人们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不同。一是《宋史》所记东南亚诸国之方位、土产、风俗、与宋关系、贡表内容等,且罕见荒诞怪异的记载;前代东南亚诸国传除《梁书·丹丹传》、《梁书·盘盘传》录有贡表外,罕有附录贡表,其他笔记、史书则多记故事、怪谈,言过其实。“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人如禽兽,长幼无别。”<sup>3</sup>此类鬼怪离乱夸张的记载罕见于《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及其他宋人文献。另一区别是有关风俗和物产的记载。前代史书记风俗较多,对物产的记载较少;而《宋史》除风俗外,多记物产。前者如《朝野僉载》、《酉阳杂俎》,后者如《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蕃志》。宋人关注异域的土产,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毕竟风俗只能传闻而无实用之处,域外土产经贸易为宋人所用。这也是时代变迁的反映,唐人记述里多风俗及其怪谈,宋人“注意的则是对于边陲地区的博物学式描述。这类著述的数量尚难估计,因为其性质在当时并不确定,

<sup>1</sup> 韩振华:《诸蕃志注补》卷下《志物》,第313-339页。

<sup>2</sup>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第17页。

<sup>3</sup>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6页。

而后世多不流传。”<sup>1</sup>《宋史·阁婆传》与《文昌杂录》同记：“阁婆国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啰，谓牙为家凌，谓玳瑁为家啰，谓香为昆炖卢麻，谓犀为低密云。”<sup>2</sup>此处既是写实，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丰富认识，也暗示这些称谓对海外宋商的实用之处。透过记述重心的变化，可见《宋史》东南亚诸国传虽杂抄诸书却笔法求真求实，反映了宋代笔记会要记载的求实取向。

从文献保存状况来看实用性，也是有意义的。据《隋书·经籍志》可知：隋代以前，有关中外山川地理的著作计百余种，如《交州以南外国传》、《历国传》、《诸蕃风俗记》、《世界记》等，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这些著作之所以失传，盖其实用性之低而不为人收藏、传播。宋代有关文献的保存则很完备。宋末陈元靓编著的《事林广记》，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类型的中国古代民间书籍，收录了很多与当时民间生活有关的资料。其中就有方国门，记载了占城国、宾童龙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佛啰安、诃陵国等东南亚诸国状况。可见，东南亚诸国也是民间生活所要了解的对象。另外，《宋史》有陈宜中逃亡占城的记载，宋亡不久元人远征东南亚的行军路线及元人对东南亚诸国状况的了解正是得益于宋人获得的东南亚诸国信息。可见，宋人的域外信息既详细可查，又丰富实用。

### 第三章 宋代文献记载东南亚诸国信息变化的原因

宋人之所以获得东南亚诸国丰富而实用的信息，与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中既有宋朝国势的因素，又有前人获取域外信息相对不足的因素，也与东南亚诸国历史发展也有密切关系。

#### 第一节 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

##### 一、汉唐王朝对东南亚诸国的交往

汉唐王朝的对外交通重心在陆路，各王朝侧重与陆上国家的交往，时人并不十分需要东南亚诸国的信息；汉唐人获取的东南亚诸国信息也多为间接获得，获取途径是狭窄的。这主要表现为汉唐时代去东南亚诸国人员少、来华的东南亚诸国人员也少、东南亚诸国信息的传播途径少、频度低。

安史之乱前的中外交通重心在陆路，而各王朝也多重视与陆路外国的交往，出海到达东南亚地区的人员稀少。相对于宋人，也罕见去往东南亚诸国汉唐人员的记载。约我国梁末至隋代，“有中国公主下嫁暹罗，率艺术家五百人前往，以后

<sup>1</sup>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sup>2</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阁婆传》，第14092页；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第653页。

并有中国遣战士及军械匠往暹之事，惟我国史籍，则未之详。黄龙年间（229-231年），孙吴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关系。接着吴使康泰、朱应出使扶南‘百数十国’，并在扶南见到中天竺的使臣，并通过中天竺的使臣了解了天竺的情况。”<sup>1</sup>这是出使东南亚诸国使臣的记载，透漏了其间接获取印度信息的情况。“炀帝大业三年，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致罗刹国”，从而获得直接见闻，但其见闻记录又不免夸张失实，“（罗刹）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掩其面”。<sup>2</sup>“贾耽所记广州通海道程，可信系得自当日老航海家，否则无知如此确实”。<sup>3</sup>

汉唐时期出海经行东南亚地区的人员中，僧人是宋前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重要力量。据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统计“西行求法之僧侣凡六十，取海道者过半数”。<sup>4</sup>他们留下了不少著述，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这些文献与正史东南亚诸国传不同，“《大唐西域记》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sup>5</sup>尽管如此，这些文献关于经行地之地的记载，限于航道沿线的国家，或只提及国名，或只论其国佛事。如《大唐西域记》记载：“山谷中有室利差呬罗国，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国，次东有堕罗钵底国，次东有伊赏那补罗国。次东有摩诃瞻波国，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阎摩那洲国，凡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sup>6</sup>此处仅记沿途国名及相对方位，由于山川道阻，僧人并不能到达各国甚至详察风俗壤界。可见，僧人对东南亚诸国信息的获取及传播非常有限。

汉唐人出海缺乏商业贸易的动力，商人、移民到东南亚诸国的记载也较少，“宋以前中国远洋贸易尚处于发轫时期，出海经商者为数不多，关于宋以前移居柬埔寨的华侨史籍不见记载”。<sup>7</sup>《汉书·地理志》提到了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等地名。“日南乃郡名，障塞是边防营垒，均非城市或港口。徐闻在雷州半岛最南端，无大河通往内地；合浦设有关亭，王莽时称为桓亭。徐闻、合浦没有能力吞吐大量货物，而是海防前哨。”<sup>8</sup>有学者说，“无论理由是什么，汉人当时都不曾坐他们自己的船或越人的船到安南以南的地方去贸易。”<sup>9</sup>“直到三世纪初年，事实上并没有印度尼西亚（西部）和中国（南部）之间进行直接航行和贸易交往的证据。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间接地了解到在苏门答腊东南沿海某地显然有一

<sup>1</sup>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sup>2</sup>王溥：《唐会要》卷九九《婆利国》；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八八。

<sup>3</sup>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第412页。

<sup>4</sup>李长傅：《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sup>5</sup>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10页。

<sup>6</sup>周国林：《大唐西域记注译》卷一〇，岳麓书社，1999年，第540页。

<sup>7</sup>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7页。

<sup>8</sup>徐俊鸣、郭培忠：《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载《热带地理》，1983年第3期。

<sup>9</sup>王庚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第20-21页。



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他们把它叫做歌营。”<sup>1</sup>汉唐时期商贸集中在内陆，海外贸易动力不足，导致出海商人稀少，从而限制了时人亲往东南亚地区获取直接信息。

汉唐时期出海到东南亚诸国的人员之少，除了商业动力，主要是当时交通状况、航海技术等条件制约的结果。汉唐时期的对外交通以陆路为主，汉唐等王朝也重在与陆上诸国的交往。汉唐时期没有发明隔舱技术，没有大型海舶，远航条件不足，而“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sup>2</sup>即使宋朝，“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sup>3</sup>是故，受诸多条件限制，宋前出海人员较少。即使出海，“古时航海皆循岸行，不敢直截大洋”。<sup>4</sup>

有学者说：“汉代以前，中国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之甚少。魏晋以降，通商贸易的发达以及西行求法的兴盛，旅外商人、出使官吏和求法僧人在域外多详记其行经之地的情况及所到国家之风土人情，并著书刊行于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的认识。”<sup>5</sup>这里既指出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东南亚诸国有了丰富的认识，也提到了魏晋时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途径。必须指出的是私人著述散佚严重，并不能广泛传播东南亚诸国信息，而史书所记东南亚诸国则多与朝贡有关。所以，通使朝贡成了汉唐时期人们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主要途径。“唐人所了解到的上真腊的情况全都来自于中国关于入使的记载。”<sup>6</sup>但汉唐时期来华朝贡的国家数目、朝贡规模、来华域外人员有限，制约着汉唐时期古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汉唐诸文献仅《旧唐书》、《新唐书》记载东南亚国家数目及内容详细方面近于《宋史》，其他文献对东南亚诸国记载则相对不甚丰富，《梁书》已给出缘由：“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sup>7</sup>婆利和丹丹在五六世纪有朝贡记载，“它们似乎位于爪哇，但是在与中国的新兴的贸易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重要角色。它们的遣使只能解释为，它们在显示它们作为地区霸主的政治重要性”。<sup>8</sup>

需要指出的是，汉唐人对朝贡国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力度不足。《隋书·南蛮列传》称“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sup>9</sup>贡表记录入贡国的国情，《梁书·丹丹传》、《梁书·盘盘传》录有贡表除外，其他文

<sup>1</sup>霍尔：《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第64页。

<sup>2</sup>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sup>3</sup>朱瓌：《萍洲可谈》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1038册，第289页。

<sup>4</sup>丁谦：《宋书四夷传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1915年，第10页下。

<sup>5</sup>艾素珍：《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2期。

<sup>6</sup>霍尔：《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第157页。

<sup>7</sup>姚思廉：《梁书》卷五四《海南传》，第783页。

<sup>8</sup>霍尔：《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第68页。

<sup>9</sup>魏征：《隋书》卷八二《南蛮列传》，第1831页。

献中罕见到贡表。也还没有发现宋前王朝对问询贡使制的重视以及为诸国备案的记载。这些都制约了汉唐人通过朝贡渠道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

汉唐人对菲律宾地区的认识比较少,是他们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较少的缩影。其原因“一是地理的:菲律宾偏在南洋诸岛之东,不当古代中西交通之冲途;且与大陆之间,有飓风为梗,在中国未利用罗盘针航行以前,两方往来甚感困难。二是历史的:菲律宾群岛开化较南洋各地为迟,如后印度半岛及爪哇已有规模完备之封建国家时,菲律宾尚在渔猎社会之部落时代,中国与菲律宾通商需要不及中国与南洋其他国家之切也”。<sup>1</sup>另外,也离不开技术原因。没有足够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限制了汉唐人去往菲律宾地区。

## 二、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国势促进了宋朝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进而促进了宋人直接获取东南亚诸国的信息。宋、辽、夏、金、蒙元诸政权对峙,宋朝北部及西部的对外交流受到阻碍,宋朝有必要保持与东南亚诸国交往的畅通。经济上来说,宋朝经济重心偏移南方,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仰仗东南财政,更加重视与东南亚诸国的商贸往来。一方面,两宋前来朝贡的东南亚诸国数量多、频率高,宋朝与东南亚诸国的朝贡贸易空前兴盛。另一方面,北宋初建即已重视商业,首定《商税则例》,又于沿海地区设置多处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市舶务,大力发展与东南亚诸国的市舶贸易。于是,宋代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异常兴盛,双方人员及信息往来随之增多。

宋朝廷在招徕东南亚诸国人以及推动宋人出海上扮演了重大角色。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内侍八人持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博买香药、犀牙、真珠……”。<sup>2</sup>《宋史》记此事“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南海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sup>3</sup>又有《宋会要》记载:

政和五年八月八日,礼部言:「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状:“本路昨自兴复市舶,已于泉州置来远驿,及已差人前去罗斛、占城国说谕招纳,许令将宝货前来(役)[投]进外,今相度,欲乞诸蕃国贡奉使、副、判官、首领所至州军,并用妓乐迎送,许乘(轮)[轿]或马至知、通或监司客位,俟相见罢,赴客位上马。其余应干约束事件,并乞依蕃蛮入贡条例施行。”本部寻下鸿胪寺勘会。据本寺契勘:“福建路市舶司依崇宁二年二月六日朝旨,纳(纳)到占城、罗斛二国前来进奉。内占城先累赴阙进奉,係是广州解发,福建路市舶申到外,有罗斛国自来不曾入贡,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比,奏本部勘会。

<sup>1</sup>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第184页。

<sup>2</sup>徐松:《宋会要》食货五〇之一一。

<sup>3</sup>脱脱:《宋史》卷二九八《马亮传》,第9916页。

今来本司并未曾勘会施行。”<sup>1</sup>诏依本司所申，其礼部并不勘当郎官降一官，人吏降一资。<sup>1</sup>

此处可见宋朝官方大力招徕东南亚诸国使臣，不仅许令进贡，还给予妓乐迎送、乘轿乘马的待遇，更对不勘当官吏给予降官降资的惩罚。宋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往来之盛，来宋朝贡的国家数量、频率和规模都是空前的。有学者统计“东南亚国家交趾、占城、三佛齐、真腊、阇婆、丹流眉、蒲端、摩逸、勃泥、蒲甘等来华朝贡频繁。其中交趾来华朝贡 45 次，占城 56 次，三佛齐 33 次”。<sup>2</sup>熙宁七年九月“史馆修撰宋敏求等上《蕃夷朝贡录》，凡二十一卷，即李评所请也”。<sup>3</sup>朝贡之盛，为宋廷问询贡使以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直录了大量贡表的内容，这正是宋人通过朝贡直接获取域外信息的反映。

宋廷不仅派出使臣，还鼓励民间招商，“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sup>4</sup>“能招诱(蕃商)船舶抽解物货累积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蒲辛贩价值 30 万的乳香，得补承信郎一职。泉州大海商、纲首蔡景芳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sup>5</sup>而且蕃商离港之时，宋朝地方官还要举行宴会犒劳遣送，每“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sup>6</sup>还拨出专款营办此事：“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sup>7</sup>除了官方鼓励，或基于海外贸易的利润诱惑和政策鼓励，或迫于生计，宋代的海商众多，既有沿海农户和渔户，也有“涉足海外贸易的宗族、官吏、军将”，<sup>8</sup>甚至是僧道人员。南宋初，“泉州纲首朱纺舟经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sup>9</sup>“南宋大官僚张俊派一老卒，携 50 缗资本出海贸易。他先建造大船，广收绫绸、金银器皿，带了 200 多人，冒充大宋回易使，前往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东南亚各国，换取当地国王馈赠的各种方物，获利数十倍。”<sup>10</sup>

与宋市舶贸易的东南亚国家众多、商品种类繁多，“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缙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鼈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楠、苏木等物。”<sup>11</sup>商品“总数达三百三十多种”。<sup>12</sup>市舶贸易为中下层宋人直接获取东南亚诸国的地理、物产等信息提供了条件。(参见附录《宋代海外交通

<sup>1</sup>徐松：《宋会要》蕃夷四之七三-七四。

<sup>2</sup>周宝珠：《宋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3-587页。

<sup>3</sup>李焘：《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甲寅，第6251页。

<sup>4</sup>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引《朝野群载》卷二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78页。

<sup>5</sup>脱脱：《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第4537页。

<sup>6</sup>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卷三《航海外夷》，第126页。

<sup>7</sup>徐松：《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二。

<sup>8</sup>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sup>9</sup>《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9期。

<sup>10</sup>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四库全书》第865册，第268-269页。

<sup>11</sup>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第4558-4559页。

<sup>12</sup>《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与贸易图》)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流的产物,尤其是宋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之路,更是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渠道。南海一号的打捞现世,再次表明宋代海上丝路的兴盛,<sup>1</sup>其兴盛有几个因素:“一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日益发展,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物质前提。二是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造船工艺的进步尤其是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技术保证。三是陆海交通比重发生的变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四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推动了与域外文化的交流。”<sup>2</sup>这些因素推动宋人的大量出海以及东南亚诸国人到宋朝来。

由中国人搭载外国船到外国人搭载中国船的变化来看,“七世纪末以前,中国僧徒航南海者,所乘多波斯船。观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可见。”<sup>3</sup>宋代时,“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 10000-12000 石(500-600 吨),同时还可搭载 500-600 人。中型海舶载重 2000-4000 石(100-200 吨),搭载 200-300 人。”<sup>4</sup>又据《宋会要》载,“仅官造船只,在天禧末年就达 2916 艘,民间造船数就更多了。”<sup>5</sup>致使宋人可以大量出海,同时也扩展了宋人的航线。“从九世纪末开始,中国船西行以个罗为终点的情形,在十二世纪中有了变化。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船将航程延展到南印度西海岸的故临这个港市。……中国船主导个罗(马来半岛西岸)以东的船运。”<sup>6</sup>“唯宋人所记古代印度尼西亚地区之广,委实令人惊叹。诸如对爪哇诸地的详确记载,由爪哇而东及帝汶岛和马鲁古群岛,无不可见宋代航海交通发达之一斑。”<sup>7</sup>航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便于宋朝商人出海远行,从而直接认识东南亚诸国,他们也正是传播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重要力量。

### 三、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发展

东南亚诸国的发展变迁也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和宋人获取域外信息。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已由蛮荒之地进入到封建国家,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阁婆等地区大国崛起,两宋之际的真腊,正处于繁盛的吴哥王朝(802-1431年),蒲甘王国于宋时成为缅甸地区的霸国,也积极发展与宋朝的关系。宋以前中国与林邑、扶南频繁交往,其他诸国则少有往来,宋代已经由与少数国家往来向全面纵深交往转变。《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的丹眉流,即登流眉或单马令,“之所以会在中国史籍中留下记录,一方面是因为曾经向中国朝贡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当

<sup>1</sup>可参考河报:《解读南海一号》,《农家参谋》,2008年第3期。

<sup>2</sup>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sup>3</sup>桑原鹭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第2页。

<sup>4</sup>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丛书集成初编》第616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8页。

<sup>5</sup>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页。

<sup>6</sup>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sup>7</sup>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第283页。

地所产的沉香在中国市场得到很高的评价所致”。<sup>1</sup>

东南亚诸国也在积极寻求与大国宋朝的政治友好往来，推动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东南亚诸国频繁朝贡于宋，一方面基于朝贡贸易的丰厚回赐，另一方面基于诸国间的矛盾。前者或称为经济利益，宋朝廷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大量贵重物品。即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sup>2</sup>东南亚诸国频繁朝贡带回很多财富。后者或称为政治利益。占城上表言“近蒙皇帝赐臣内闲驹骏及旗帜兵器等，邻国闻之，知臣荷大国之宠，而各惧天威，不敢谋害”。在中南半岛，从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占城屡次遭到交趾的侵扰；占城后与真腊之间爆发了几场大战，“庆元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sup>3</sup>东南亚诸国间的战争并没有完全忽略宋朝的存在，三佛齐在十世纪与阇婆延续多年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其部分原因在于它培植了一方面与中国，另一方面与印度注辇王朝之间的友好关系。假如其中任何一方支持了爪哇的进攻，结果将大不相同”。<sup>4</sup>正如已有学者所言：“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充实本国的经济力量，来同自己的强邻抗衡，这些国家希望加强同我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那些当时尚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尖锐利益冲突如蒲甘、渤泥等国家，也同我国建立友好通商关系，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sup>5</sup>

出于或政治或经济的原因，东南亚诸国政府官员以及海商大贾多积极发展与宋朝的经济关系。一是各国来宋贸易的商人众多，甚至留居宋朝。三佛齐曾一度控制马六甲海峡，试图垄断东南亚与中国及西方的贸易，可见其贸易欲望之大。又据宋人笔记，“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州，其人以十数”。<sup>6</sup>二是宋商到达东南亚受到欢迎优待，当地人的礼遇也是宋人出国的因素之一。交趾国对“闽人附海舶往者必厚遇之，同使之官，咨以决事”。<sup>7</sup>“闽人附海舶往(占城)者，必厚遇之。因命以官，咨以决事，凡文以诡乱，多自游客出”。<sup>8</sup>勃泥国“其王与眷属率大人到船问劳……船回日，其王亦酹酒椎牛祖席。”<sup>9</sup>乾道七年(1171年)，占城同真腊发生战争，双方使用象兵作战，胜负不分。占城通过一个本来要到海南岛赴任，途中遇风浪漂到占城的福建人学到骑战的方法，并通过他到海南岛买马匹，以骑兵投入战场获得大胜。又有前述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

<sup>1</sup>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sup>2</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13981页。

<sup>3</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第14086页。

<sup>4</sup>霍尔：《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第95-96页。

<sup>5</sup>张硕：《我国宋朝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和影响》，载《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4期。

<sup>6</sup>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五《泉州东坂蕃商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490页。

<sup>7</sup>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四夷考七》，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第2591页上。

<sup>8</sup>严沛：《桂海虞衡志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

<sup>9</sup>韩振华：《诸蕃志注补》卷上《志国》，第266页。

嘉其兼通藩汉书，延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sup>1</sup>宋前出海人员少，鲜见去往东南亚诸国人员受到优待的记载。

经过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古国的长期往来，宋时东南亚诸国与宋朝关系更加密切。神宗元丰年间，“南蕃纲首持三佛齐詹碑国主及管勾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来广州。<sup>2</sup>又有《诸蕃志·勃泥国》称其王之服色“略仿中国”。《宋史·阇婆传》称阇婆国“以王子三人为副王，官有落洁连四人，共治国事，如中国宰相”。<sup>3</sup>据蒲甘考古学家杜生诰考证，“从十一世纪建造的佛像和佛塔来判断，蒲甘的文化曾受到中国的影响，”壁画风格和笔调“酷似唐、宋人的作品”。<sup>4</sup>又有东南亚诸国使用宋朝丝绸、瓷器、铜币等的记载，这些都反映了东南亚诸国积极与宋互动的状况。东南亚诸国的这种姿态无疑促进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

总之，时代变迁与信息传播的变化是一体的。基于宋代及汉唐时期各王朝不同国势和东南亚诸国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东南亚诸国信息之于汉唐人和宋人的意义迥然不同，另一方面汉唐人与宋人所掌握的东南亚诸国信息存在巨大变化：与汉唐时期不同，海外贸易成为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重要途径，从而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是直接的、丰富的、普遍的、有深度、有实用性的。

## 第二节 宋人获取东南亚地区信息途径的多样性

上述宋朝国势直接促使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途径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直接影响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信息的获取。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途径或信息来源，既有出国人员亲身经历带回国内的信息，又有外来人员“送”过来的信息，还有通过书籍文献传播的信息。这个多样性得益于宋朝国势及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密切关系，若没有宋代政府的市舶制度、招徕朝贡、鼓励海外贸易、与东南亚国家友好的政策，则宋人对东南亚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超越前代的。这里以人群的不同身份视角来看宋代域外信息的来源途径。

1、东南亚诸国使臣。外来朝贡者带来的不仅有异域奇异物产，更有当地及沿途信息。“占城表请颁戎器，其使者自言本国旧隶交州，后奔于佛游，北去旧所七百里。”《宋史·阇婆传》记其使者自言“邻国名婆罗门，有善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sup>5</sup>又有王室来宋的记载，开宝八年冬“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时中国僧至其国，因随而至焉。”<sup>6</sup>宋人对域外信息的探求并不是被动的等

<sup>1</sup>洪迈：《夷坚志》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3辑，上海进步书局，1936年，第6页。

<sup>2</sup>李焘：《长编》卷三三〇元丰五年十月甲子，第7954页。

<sup>3</sup>脱脱：《宋史》卷四八九《阇婆传》，第14091页。

<sup>4</sup>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688页。

<sup>5</sup>李焘：《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五月癸卯，第1456页；脱脱：《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阇婆传》，第14083、14093页。

<sup>6</sup>脱脱：《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第14104页；徐松：《宋会要》蕃夷四之八八。

待贡使自言,而是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并建立了问询贡使制度。“判鸿胪寺宋郊言,请自今外夷朝贡,并令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从之。”<sup>1</sup>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立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sup>2</sup>后又有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乞令合属安抚、钤辖、宣抚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从之。以邈黎国初入贡故也”。<sup>3</sup>据《宋会要》载,“有罗斛国自来不曾入贡,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比,奏本部勘会。”<sup>4</sup>以此,宋官方制定问询贡使的法令,朝官可以方便的从贡使那里获得域外信息,并记录备案,甚至保存地图,“今秘阁图画有占城、三佛齐、罗斛、交趾进贡图各一,真腊进贡二图,外国入贡图一。”<sup>5</sup>

2、来宋的东南亚商人、居民。除贡使外,海外商人、居民来华者蜂拥,是宋朝一大盛况。南宋时阿拉伯人商人蒲寿庚,来宋后世代居住泉州,官至提举市舶使,成为一时之显要人物。《程史》记广州蒲姓曰:“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糜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sup>6</sup>又有“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州,其人以十数。”<sup>7</sup>宋时蕃坊就是聚集和管理外国人的地方,“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sup>8</sup>除了设立蕃坊,宋朝廷不得不制定法规来规范和控制外来人员:“今后不得擅载,如违,徒二年,财务没官。”<sup>9</sup>崇宁时又规定:“如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sup>10</sup>建炎元年,司农卿黄锺又建议禁“擅载外国人来中国,请朝廷特降处分下诸路转运、市舶等处,依应遵守,不许违例。”<sup>8</sup>被高宗采纳。建炎三年,又颁布随敕申明。可见搭载来宋船只的外国人员很多且很频繁。移民是中外交流和信息传递的使者,来华定居的东南亚诸国人无疑带来了丰富的域外信息。

3、宋代出国使臣。与朝贡使相对应,中国人早已有使者到达异域,直接见闻了异国风情,甚至留下了笔记文集。前有三国时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后有元代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据《宋史·交趾传》,“宋室派遣使者至安南共约十次,其中较重要的有宋镐、王世则之出使,宋镐返国曾记南行之情况即《安南志略》所谓之《宋镐行录》”。<sup>11</sup>使臣出国也是搜集境外信息的

<sup>1</sup>李焘:《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三月戊戌,第2825页。

<sup>2</sup>王林:《宋朝燕翼冶谋录》,新兴书局,1984年,第1290页;又见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百夷述进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7册,第42页。

<sup>3</sup>李焘:《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丙辰,第10621页。

<sup>4</sup>徐松:《宋会要》蕃夷四之七三-七四。

<sup>5</sup>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三《百夷述进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7册,第43页。

<sup>6</sup>岳珂:《程史》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487页。

<sup>7</sup>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五《泉州东坂蕃商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490页。

<sup>8</sup>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第290页。

<sup>9</sup>徐松:《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三。

<sup>10</sup>三善为康:《朝野群载》,卷二〇大宰府附异国大宋客商事,吉川弘文馆,2000年。

<sup>11</sup>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第270页。

行为，“寻常使人不待得旨自当探问虏中事宜。”<sup>1</sup>所以这些文献均“由出访该国的中国使者所撰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sup>2</sup>尤其记载了大量境外信息。使臣搜集的境外信息包括其国的地理方位、官员信息、风俗土产、来宋的沿途信息等。元丰元年，“三班奉职罗昌皓言，昨差赍敕书、礼物往占城国，今画占城至交趾地图以献。”<sup>3</sup>政和五年(1115年)八月八日，礼部言“已差人前至罗斛、占城国说谕招纳”。<sup>4</sup>另外，宋末对元战争，朝廷为探求情报，下令“选择三山仕于湖广者，遣之往安南觐探近事”。最后选得南剑人廖扬孙，一番面授机宜后派往了交趾。“福建士人在彼间者”不仅为廖扬孙提供了诸多情报，而且还向宋朝提出处理交趾问题的意见。<sup>5</sup>又据清代《西山杂志》：“宋绍定间有进士蒲宗闵……端平丙申奉使安南，嘉熙二年奉使占城，淳佑七年再使勃泥，后卒于官也。”<sup>6</sup>总体上，除了交趾、占城，所见宋代出使东南亚其他诸国的记载较少。

4、宋朝出海商人、航海家、移民。宋代海外贸易发达，出海商人众多，已经很熟悉东南亚诸国，宋朝商人在中外交流及信息传播中的有着显著的地位。阁婆国就是因建溪商人毛旭“数往来本国，因假其向导来朝贡”，<sup>7</sup>《宋史·注辇传》称阁婆因有舶船商人到本国告称宋有天下而遣使道贺。总体来看，宋出国者以海商为大宗，又伴有大量私人出国。南宋大官张俊“派一老卒，携50缗资本出海贸易。……获利数十倍。”<sup>8</sup>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王元懋还出钱让吴大作纲首，率38人“同舟泛海，一去十载”。<sup>9</sup>海商和私人由于身份和文化水平限制，鲜有笔记记载，倒是从官方那里留下了线索。有一海商出国缉凶的记录，庆历三年正月，广东东路转运司奏：“前此温台巡检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取邻等七人而归，梟首广州市，乞旌赏。”<sup>10</sup>可见，东南亚国家不仅有海商常往，亦有不法之徒前去避难。再看官方律例有“禁中国人随外蕃进奉使出境，边吏严加伺察，违者论如律，仍传送阙下。先是，襄州人聂廷宪等数辈有谋，窃入蛮界为判官，至巫山，津吏捕得以闻，因著条约。”<sup>11</sup>

宋人大量出国也可从海外移民略窥一斑，“中国典籍明确记载华人长期留居国外的史料也自宋代始”。<sup>12</sup>宋咸淳十年(1274年)，一批宋人南投安南，“以海船三

<sup>1</sup>吴哲夫：《四库全书补正》卷二五〇《三朝北盟会编》一八，国立故宫博物院，第161页。

<sup>2</sup>陈显泗、许肇琳等：《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sup>3</sup>李焘：《长编》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乙酉，第7135页。

<sup>4</sup>徐松：《宋会要》蕃夷四之七三。

<sup>5</sup>黄纯艳：《宋朝与交趾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sup>6</sup>蔡永霖：《西山杂志》之《蒲厝》，1982年8月9日手抄本。

<sup>7</sup>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四夷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2606页上。

<sup>8</sup>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268-269页。

<sup>9</sup>洪迈：《夷坚志》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上海进步书局，1936年，第6页。

<sup>10</sup>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七六《安边御寇之占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96页。

<sup>11</sup>李焘：《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五月戊子，第1236-1237页。

<sup>12</sup>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萝葛源”。<sup>1</sup>宋代“中国人出国的，使臣和商人以外，加上兵士和避难民。南洋的国家如真腊、暹、緬、室利佛逝，也成了封建国家，所以中国移民也由季节性移民，而成定居移民了”。<sup>2</sup>又有文莱发现的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1264年）男应甲立”。<sup>3</sup>它不仅是宋人侨居海外的有力物证，而且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海外中国侨民的墓碑。“阿拉伯旅游家与历史家依得来西（Edrisi，1100~1165）曾记述华人在‘群岛东南亚’国家的苏门答腊已有许多长期定居的移民聚落，而非只如过去季节性的来往商人与唐宋黄巢之乱后南迁的较少数移民了”。<sup>4</sup>宋末战争中移居东南亚国家者众多，包括朝廷重臣陈宜中。由此，宋代私人出国频繁及对东南亚地区的熟悉可见一斑。总之，宋代私人出国离不开他们丰富的域外信息，他们的出国事被记载下来，进而也传播了东南亚地区信息。

5、地方官及馆驿人员也是域外信息的传播者。地方官屡屡呈献域外地图，“知广州凌策献海外诸蕃地理图”。<sup>5</sup>又有缘海安抚使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图”。<sup>6</sup>宋时的市舶司官员也是采集和传播东南亚诸国信息的重要力量。“域外邦国所以会在市舶司留下档案，一方面是来自主事官员主动采集贸易国家的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国家向中国皇帝朝贡，市舶司为第一线的接待机关，有必要建立各国的基本档案，以便向皇帝汇报。”<sup>7</sup>著录《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的作者都是身为地方官员，自身有接触、听闻域外事的便利，域外信息才得以成书而传播。赵汝适作为市舶官员，与海商打交道，采集域外信息具有优势。“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问其志则无有焉。道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聊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玳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sup>8</sup>“也有一些被赵汝适裁录的地区或国家，可能在宋代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贸易关系，其商品和有关消息，通过中介贸易商而入而抵达中国。”<sup>9</sup>而《岭外代答》作者周去非，曾赴任广西，获取边境及域外知识亦很便利。宋人对此也有认识，“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蔗、三佛齐国……真腊（亦名真里富）、三泊、缘（绿）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国则有金颜香等；渤泥国则有脑版；阁婆国多药物；占城、日（日）丽、木力千、宾达依、胡麻、巴洞、新洲国……佛

<sup>1</sup>马欢：《瀛涯胜览》爪哇条旧港条，《丛书集成初编》第624册，第17-20、26页。

<sup>2</sup>李长傅：《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sup>3</sup>参见廖大珂：《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看伊斯兰教在印尼的早期传播》，《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sup>4</sup>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五南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sup>5</sup>李焘：《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五月乙卯，第1195页。

<sup>6</sup>李焘：《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辛酉，第1413页。

<sup>7</sup>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sup>8</sup>韩振华：《诸蕃志注补》卷首《赵汝适序》，第4页。

<sup>9</sup>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啰安、朋丰、达啰啼(啼)、达磨国……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唤(噜)、白蒲迹(延)国……如上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sup>1</sup>宋人可以得到域外信息的途径之多、信息之广博,由此可见一斑。

6、僧人也是域外信息传播的重要力量。北宋之初,后汉时人印度的僧人道圆回到中原,宋太祖即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等。982年,益州僧光远从天竺回国,带来某天竺王表章一通,说:“近闻支那同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座释迎圣象架旋一事,已披挂供养。”<sup>2</sup>公元964年,宋太祖曾派中国沙门继业等三百人赴印“求舍利及贝多叶书,归途经泥波罗”,公元976年回国。宋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太平兴国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至三佛齐,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语不多令,附表愿至中国译经,上优诏召之。法遇后募缘製龙宝盖袈裟,将复往天竺;表乞给所经番国敕书,遂赐三佛齐国王遐至葛、古罗国主司马佶芒、柯兰国主赞怛罗、西天王子谟驮仙书以遣之”。<sup>3</sup>此处可见,僧人取经的同时也担当了宋朝使者的角色。

不仅宋朝僧人出游,外来僧人来华,也是宋人域外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先是,僧行勤游西域,上因赐大食国王书以招怀之。”又有王室僧人的记载,太平兴国三年“遣蕃僧曼殊室利归其国。曼殊室利者,中印土王子也。开宝中来至中国,太祖诏令馆于相国寺”。<sup>4</sup>

7、也有来自前代史书记载的信息。张方平言:“林邑国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汉时列为郡县……《南史》以为林邑素无土田,常欲略之……今揣能害交趾者惟林邑,且林邑与交趾相去才千里,本共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则是林邑、交趾之间比邕、桂中间程途犹近。”<sup>5</sup>这些沿袭下来的信息不绝于史书,而且宋前的史书文集,提供了有关域外知识记载的体例范式,包括地理方位、风俗物产以及入贡情况,这些或称为宋人的常识,也是宋人域外认识的途径之一。

宋末民间生活百科书籍《事林广记》记载了东南亚诸国,已成为下层宋人了解的对象。又如《东坡志林》:“今日又见三佛齐朝贡者过泗州,官吏妓乐,纷然郊外,而椎髻兽面,睚眦船中。遂记胡孙弄人语良有理,故并记之。”<sup>6</sup>宋代下层人员获得的东南亚诸国信息要远丰富于上层甚至前代,同时也是宋人获取信息途径多样性的结果。这些人员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状况,还需要深入研究。

<sup>1</sup>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中华书局,1995年,第88-89页。

<sup>2</sup>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

<sup>3</sup>徐松:《宋会要》蕃夷四之八九。

<sup>4</sup>李焘:《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十二月,第213页;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六月丙子,第431页。

<sup>5</sup>李焘:《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张方平言,第6761-6762页。

<sup>6</sup>苏轼:《东坡全集》卷一〇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8册,第633页。

研究信息传播，“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sup>1</sup>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途径的丰富之处不限于此。

---

<sup>1</sup>施拉姆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 结论

汉唐时期与宋代有关东南亚诸国的文献记载较丰富,既有私人著述,又有正史东南亚诸国传。私人著述中有专门记载东南亚诸国状况者,如《扶南传》、《林邑国记》等;也有提及或零星记载东南亚国家状况者,如《佛国记》、《通典》等;有的是作者经行、亲历东南亚地区后所作记述,如《法显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也有的是抄袭其他文献、综合编写而成,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通典·边防》等。私人著述虽有一定数量,但散佚严重。从现存文献来看,它们对东南亚国家的记载或数目较少、内容不够详细,或夹杂有奇闻异事,不足为凭,并不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古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状况。相对于私人著述,正史东南亚诸国传的记载较丰富详实、系统完整。正史东南亚诸国传的编纂源远流长,是我们了解古人关于东南亚诸国的信息的重要资料。《汉书》、《后汉书》中虽没有为东南亚诸国立传,但也零散地记载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状况。至《晋书》则已为东南亚国家林邑、扶南立传,其后史书普遍设立东南亚诸国传。

宋代对东南亚诸国的记载不仅文献数量多,而且记述国家数目多、地理范围广、内容详实、体例丰富。其中,《宋史》东南亚诸国传杂抄宋时群书而成,集中记载了占城、真腊、蒲甘、邈黎、三佛齐、阇婆、勃泥、丹眉流等国家,另外还提到了数十个国名或地名,基本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状况。一方面,该传虽然信息丰富,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丰富认识;另一方面,该传存在一些谬误、不足以及不合今人观念之处,反映了宋人还不能全面、精确把握东南亚各国的信息。

比较汉唐时期与《宋史》中的东南亚诸国传,可以发现:一、汉唐时期史书在较长时期内对东南亚诸国的记述文字较相似,《宋史》东南亚诸国传的记述与前代有较大差别,与其他宋人著述有很多相似、相同的地方,汉唐史书之间、《宋史》与其他宋人文献之间的抄袭,由此可见一斑。二、体例内容上,汉唐时期东南亚诸国传的记载偏重于风俗、政化,《宋史》及宋代文献偏重于地理、物产、中国与各国的交往;三、所载国家地理分布上,汉唐时期文献偏重于东南亚地区陆上国家的记载,这些国家多位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上,仅从陆路即可达汉唐王朝。

《宋史》东南亚诸国传所记国家除摩逸、勃泥位在赤道以南外,其他诸国均位于中西海上交通沿线,仅陆路不可到达。总之,东南亚诸国传集中反映了各时代人们对东南亚地区信息的掌握状况,从汉唐时期与宋代文献对东南亚诸国记载的差别出发,可以发现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较前人有很大变化。

比较汉唐与宋代关于东南亚诸国的记载,可以发现宋人对东南亚诸国认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不论从国家数目、地理范围、体例内容的记述,还是

从东南亚国家与宋互动交往的状况,都可见宋人掌握的东南亚地区信息较前人丰富。汉唐时期文献侧重于对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国家的地理、风俗、与周边国家关系等的记载。宋代文献记载了东南亚地区半岛、群岛、海岛国家的地理四至、风俗物产、政化制度、国际地位等。宋人文献相较汉唐时期文献记载更加丰富多样,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更加丰富。二、汉唐时期除散佚文献外,有关东南亚地区的著述或记载不完备,或译音、抄袭上的谬误,大量记述并不精确,而且很多信息不可考察,如《汉书·地理志》及《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的一些地名、路线,不便考察,难于定论。《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具有代表性,集中反映了宋人有关东南亚地区的信息状况。如宋人对东南亚国名的认识更趋合理、一致,《宋史》东南亚诸国传中国名常见于宋人其他文献。但《宋史》编纂时间短、内容多,杂抄群书而成,“桀谬不能殫数”。这既有抄袭、引用等编纂上的因素,也有宋人对东南亚地区认识不足的因素。相对而言,宋代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记述详实可察、便于论证,可考及准确程度较汉唐文献高,这反映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在精确层面上有了提高。三、宋人所记东南亚诸国信息有较大的实用性,这是建立在信息较丰富和准确度较高基础上的。汉唐时期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等虽有东南亚诸国传,记载内容较多,却存在大量的神怪故事,地理航程的记载又含混简略,其实用性之低不难判定。《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及宋人其他文献记载各国方位、四至及航程,详实可察,记载航程并考虑到了顺风条件,于宋人出海航行有很大实用意义。再者,从文献保存状况来看实用性。汉唐时期有关东南亚地区的著述散佚严重,宋人文献则保存完好,除了收藏、流传因素外,可以发现实用性对书籍保存的意义。宋末陈元靓编著的《事林广记》,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类型的中国古代民间书籍,其中就有方国门,记载了占城国、宾童龙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佛啰安、诃陵国等东南亚诸国状况。可见,东南亚诸国也是民间生活所要了解的对象。宋人的出海、移民、探访东南亚诸国的行为,也正是得益于东南亚诸国信息、知识的记载。

宋人较前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变化,既有宋代国势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因素,也有前人获取信息相对不足的因素,更有东南亚国家历史发展变化的因素,根本上则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产物。汉唐时期,国内交通偏重于陆路,中国至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并不发达。各王朝也偏重与陆路国家的交往,同时汉唐时人缺乏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动力。既没有大量汉唐时人到达东南亚地区的状况,也没有大量东南亚人来华的记载,汉唐王朝与东南亚诸国间的信息互动频度低、信息量少。宋朝的经济重心及国内交通重心南移,尤其是南宋偏安东南,财政仰赖东南经济及海外贸易,致使统治者非常重视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与贸易。同时,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宋代海外贸易提供了经济后盾,造船技术、指南针、航海经验等条件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技术支持。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发展,推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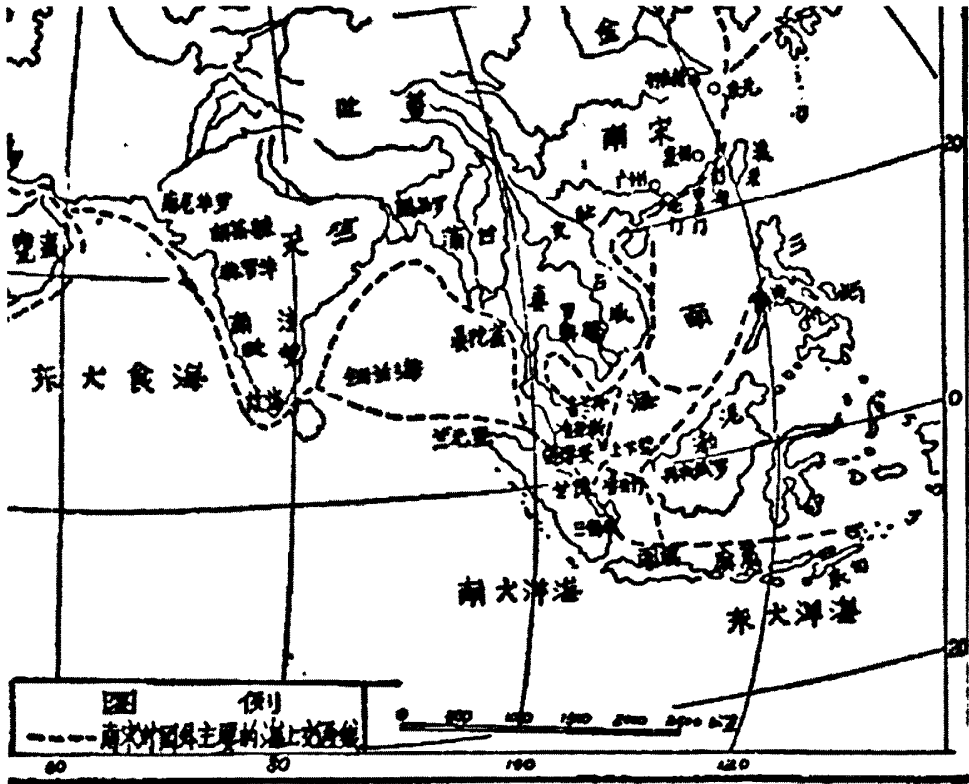
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宋时的东南亚地区日益走出封闭状态，出现了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等大国。出于或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它们也在积极寻求与大国宋朝的友好往来，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频繁朝贡于宋，政府官员以及海商大贾也多积极发展与宋朝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对去往东南亚地区的宋人也给予丰厚的待遇。宋代与东南亚诸国的人员、物质互动日益频繁，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瓷之路，达到空前繁盛的地步。伴随宋代海外贸易的是中外信息的互动，海外贸易为宋人获取东南亚地区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商人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力量。

宋人对东南亚诸国认识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途径的多样性。宋代的海外关系、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海外移民、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都打破了前代信息交流的局限性；东南亚诸国及海上交通的发展变迁，也推动着宋时域外信息的传播。以人群身份来看，包括中外使臣、中外商人、中外僧侣、地方官员、移民等，另外还有历史文书。其中以使臣、商人为主要传播者。使臣是古人认识域外的传统和主要渠道，尽管宋代亲历国外者已很多，但朝廷人员仍需从使臣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系统的域外信息。为了解域外信息，宋朝廷已建立问询贡使制度。宋政府还设立法规，规范和控制出国及来华商人，也间接影响了域外信息的传播。宋代出海私人作为域外信息传播的一支力量，盖由于文化知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他们鲜留下文字记录，多成为域外信息的口头传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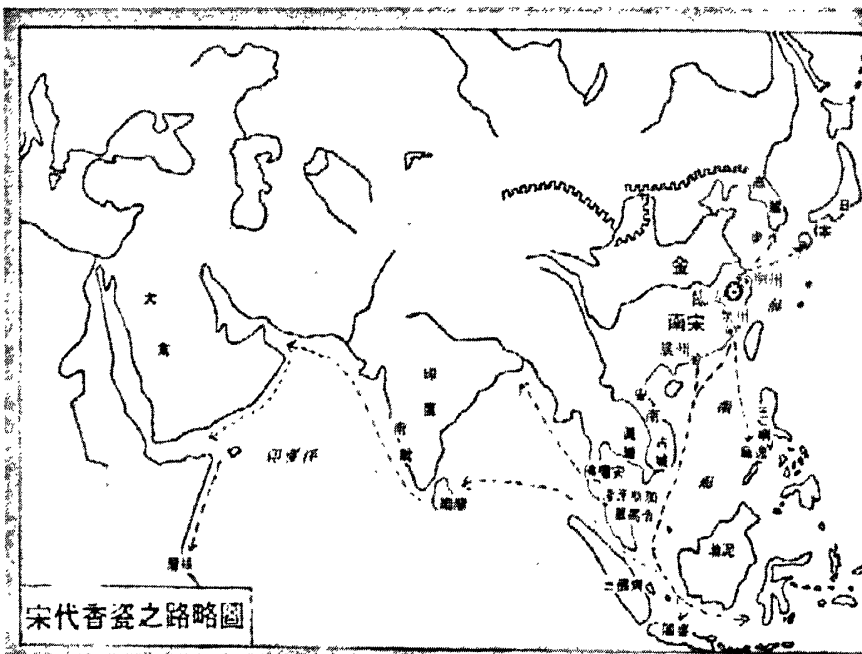
可以发现，宋代关于东南亚地区信息的变化，是宋代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侧面，这也反映了信息传播的时代性特点。

附录

1、宋时东南亚诸国图（参考《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



2、宋代海外交通与贸易图（引自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 1987年，第 241 页）：



## 引用文献

## 书籍

-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 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
-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4年。
-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
-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 王溥：《唐会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7册。
- 玄奘：《大唐西域记》，周国林注译，岳麓书社，1999年。
-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
- 李昉：《太平御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1册。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
- 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
- 庞元英：《文昌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
- 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5年。
- 苏轼：《东坡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8册。
- 朱彧：《萍洲可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
- 罗大经：《鹤林玉露》，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
- 林之奇：《拙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
- 岳珂：《程史》，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
- 吴自牧：《梦粱录》，《丛书集成初编》第616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
-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王林：《燕冀冶谋录》，新兴书局，1984年。
- 洪迈：《夷坚志》，《笔记小说大观》第3辑，上海进步书局，1936年。
-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
- 王应麟：《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7册。
-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 马欢：《瀛涯胜览》爪哇条旧港条，《丛书集成初编》第624册。
-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
- 三善为康：《朝野群载》卷二十《大宰府附异国大宋客商事》，吉川弘文馆，2000年。
-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蔡永兼：《西山杂志》之《蒲厝》，1982年8月9日手抄本。
- 丁谦：《新唐书南蛮列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浙江图书馆刻版，1915年。
- 《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
-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五南出版社，2003年。
- 舒仁辉：《〈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
- 李长傅：《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 费琅：《苏门答腊岛古国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年。
- 韩振华：《诸蕃志注补》，新华彩印出版社，2000年。
-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中华书局，1977年。
- 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书店，1987年。
- 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1934年。
-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
- 马司帛洛：《占婆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6年。
- 桑原隲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
-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
-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王庚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
- 霍尔：《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
- 周宝珠：《宋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
-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 严沛：《〈桂海虞衡志〉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吴哲夫：《四库全书补正》，国立故宫博物院。
- 陈显泗、许肇琳等：《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 施拉姆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
- 黎道纲：《泰境古国的演变与室利佛逝之兴起》，中华书局，2007年。

### 论文

- 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徐俊鸣、郭培忠：《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热带地理》，1983年第3期。
- 艾素珍：《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2期。
- 《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9期。
- 张硕：《我国宋朝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和影响》，《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4期。
- 黄纯艳：《宋朝与交趾的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 廖大珂：《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看伊斯兰教在印尼的早期传播》，《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
- 方国瑜：《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东南亚》，1984年第4期。
- 许清章：《试论缅甸蒲甘王朝的兴衰》，《东南亚》，1984年第3期。
- 王青：《历代中国与文莱的友好交往》，《东南亚》，1998年第2期。
- 陈炎：《蒲甘来使入宋考》，《东南亚》，1987年第1期。
- 金旭东：《越南古代史概述》，《东南亚》，1986年02期。
- 朱振明：《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概述》，《东南亚》，1994年第4期。
- 方拥华：《中菲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东南亚》，2005年第4期。
- 李云泉：《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陈佳荣、陆俊岭：《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
-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引四库提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
- 杨博文：《诸藩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
-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 黄纯艳：《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 刘俊玲：《岭外代答研究》，研究生硕士论文，2009年。
- 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东疆学刊》，2000年第4期。
- 章深：《宋代与海外国家的贡赐贸易》，《学术研究》，1998年第6期。
- 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马司帛洛著：《占婆史》，中华书局，1956年。
- 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申海田、张明锋：《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考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 卢苇：《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2期。
- 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06期。
- 黄盛章：《文单国—老挝历史地理新探》，《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 王颀：《文单国新探及真腊疆域问题》，《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邓昌友：《宋朝与占城关系初探》，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6月。
- 杨立冰：《略论古代中菲关系》，《东南亚纵横》，1987年01期。
- 池鲁：《室利佛逝古国初探》，《史学月刊》，1982年05期。
- 余定邦：《中国古籍与东南亚研究》，《社会科学家》，2000年06期。
-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 林家劲：《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述略》，《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04期。
-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 贾鸿雁：《中国古代的域外游记及其价值》，《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4期。
- 苗书梅：《关于南宋时期的“便民五事”——南宋中央获取地方信息的渠道之一》，《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土肥祐子：《南宋的朝贡与回赐——略论“一分收受，九分抽买”》，同上。
- 张锦鹏：《南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夏德、柔克义、韩振华：《赵汝适“诸蕃志”（东南亚部份）注释（一）》，《南洋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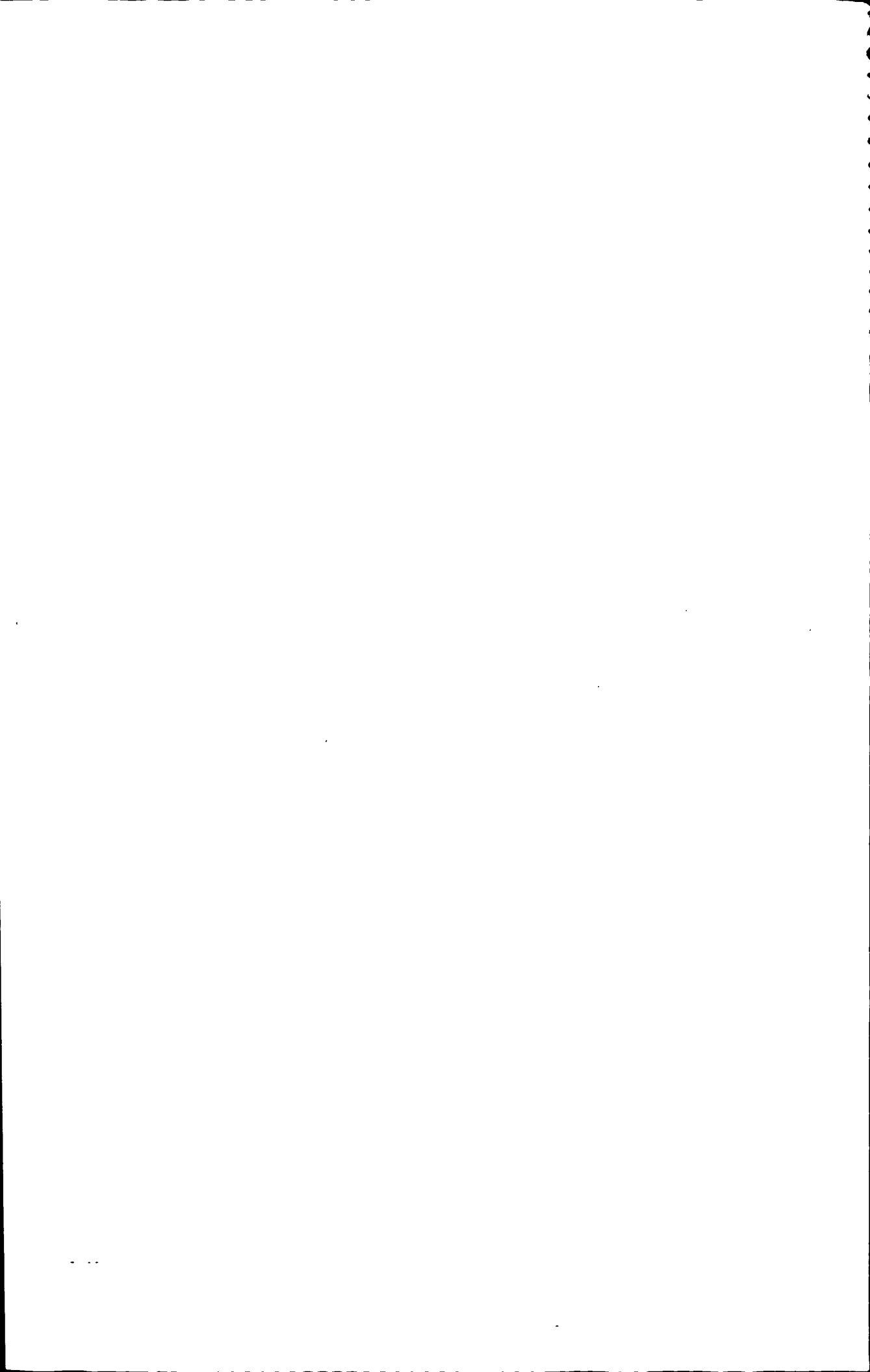
## 后记

先是，在导师黄纯艳先生开设的“古代社会经济史”课堂上，多次讨论涉及到宋代与东南亚的关系、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等内容，这些内容与《宋史》东南亚诸国传有很大关系。《宋史》东南亚诸国传基本反映了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状况，这种认识状况与前人相比不尽相同，而史学界关于“宋人的域外认识”的研究较少。因此，研究宋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是有必要的。黄先生建议我广泛阅读汉唐时期及宋代有关东南亚诸国信息的文献，并在论文题目、结构、思路、资料等方面给予我诸多帮助，才有了本文的撰写。

宋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的丰富及深度，是超越前人的，但以一些记载和事例来看，难免挂一漏万，证据偏颇。以量定性，似为不妥。所以，本文并非是定性研究，而是通过大量文献的比较、对文献中信息加以逻辑辩证，来分析宋与前人获取东南亚诸国信息上变化，从而发现宋人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认识状况。

本文的写作，也是我学术历练和成长的过程。学术是座大山，而我还处在山脚。在摸索大量史料的过程中，我本人对宋代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宋人对东南亚诸国的认识状况等问题也由门外汉变为略知一二的研究者。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常有词不达意、表述不清的情况，也有缺乏论证、缺乏规范的情况，多次受到黄先生具体而微的指导、建议，虽经过一再修改，也难免会有一些行文粗糙的地方。

最后，十分感谢人文学院专门史、古代史的老师对我研究生期间的教诲、对此论文的悉心指导，他们自选题报告至答辩一直关注和指导本文的写作，感谢宋其洪同学、刘冬雪同学认真审读此文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感谢古代史及专门史专业的同学们与本人一起研习历史。



##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王洪芳 日期: 2011.5.25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王洪芳 导师签名: 曹伟托 日期: 2011.5.25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师范大学硕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冯江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委员：

黄雪同 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导师：黄纯艳



